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恩 福

BLESSINGS

V.15 N.4 總57 2015/10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

- C. S. Lewis

魯益師午餐之約 P.2

If I Had Lunch with C. S. Lewis

《天路回程》淺介 P.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ilgrim's Regress*

葛蔭華－擎炬湖南的福音使者 P.20

*The Legacy of Frank A. Keller*

## 清晨的禱告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祂。  
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  
(耶利米哀歌3:24-25)



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致斷絕。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耶利米哀歌3:22-23)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魯益師午餐之約 2  
If I Had Lunch with C. S. Lewis 劉良淑摘譯
- 《天路回程》淺介 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ilgrim's Regress* 趙剛
- 面對寒冬 封底  
Facing the Bitter Winter 蘇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羌人與羊文化 12  
The Tribe Qiang and Sheep Culture 莊東傑
- 激活真理意識 15  
—從莊子的“辯無言”談起  
Stimulating the Sensitivity of Truth: Starting from  
Zhuangzi's "Impossible Debate" 謝文郁
- 超越法制的法治 18  
"Rule of Law" Supersedes "Rule by Law" 王忠欣
- 葛蔭華—擎炬湖南的福音使者 20  
The Legacy of Frank A. Keller:  
Gospel Messenger in Hunan, China 姚西伊
- 經歷“天怨”與“天佑” 24  
—被景教塑造的馮道（上）  
Experiencing God's Forgiveness and  
Providence: The Impact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on Dao Feng 李民舉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從愚公移山到蜘蛛結網 28  
—記第十五屆恩福北美家人退修會  
Weaving Nets, Not Moving Mountain:  
A Memoir of the 15th Blessings Family Retreat 曾森
- 火車奇遇—一個自由主義者的信仰歷程 30  
Miraculous Encounters on the Train:  
The Faith Journey of a Liberal 李晉

## 恩福

**Blessings**, Vol. 15, No. 4, October, 2015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5年10月 第十五卷第四期 總57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Contributing Editor: Gang Zhao / Miao Zeng  
Cover Designer: Shan Zhou  
Administrator: Shangchun Cai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特約編輯 趙剛 曾森  
封面設計 周珊  
行政 蔡尚純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4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en-fu.org

本刊文本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www.en-fu.org/bless/magazine>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蕭康（書記）、許蒙惠（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張文辛、陳政、劉哲沛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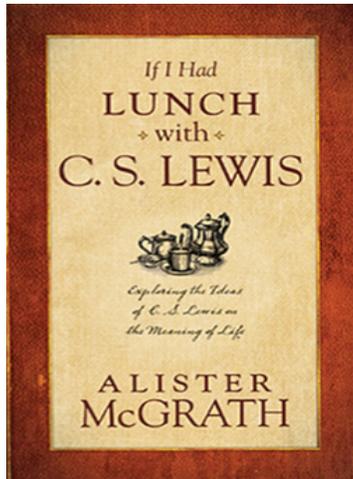
# 魯益師午餐之約

*If I Had Lunch with C. S. Lewis:*

*Exploring the Ideas of C. S. Lewis on the Meaning of Life*

By Alister McGrath

劉良淑摘譯



魯益師 (C. S. Lewis, 1898-1963) 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作家、思想家、護教家。本書作者麥格拉斯 (Alister McGrath) 為歷史神學教授，曾撰寫魯氏的傳記。他在牛津大學任教時，向學生介紹魯益師的思想，因而興起寫此書的動機。他建議學生假想與魯氏每週有午餐之約，邊吃邊談他對生命問題的看法。魯氏當年在大學教書時，一年三學期，每學期八週，因此本書共分八章，於201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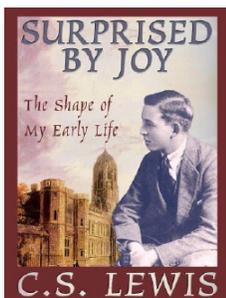
## 一 大背景：

### 魯氏看生命意義

我相信基督教，就像我相信太陽已經升起：不只因為我看見了太陽，更是因為藉著它，我看明了萬事萬物。(C. S. Lewis, “Is Theology Poetry?”)

頭一餐，魯益師很可能強調：意義非常重要。為什麼？

每個人都希望生命有個可靠的根基，因此會問：我為何活著？生命究竟怎麼回事？等問題。我們都需要一副眼鏡來看清世事的真相；而倘若眼鏡的焦點不清楚，就顯得一片混亂。



魯氏16歲時被無神論說服。然而到1920年代初，他開始覺察到，無神論無法滿足他內心最深處的需要；他的直覺亦讓他感到，生命不只是所見的表象而已。他在自傳《被喜樂震撼》(Surprised by Joy) 中這樣描述他的矛盾：

一邊是多彩多姿的詩與神話；另一邊是巧言善辯卻淺薄無根的理性主義。我所鍾愛的一切，我以為全都是想像；而我認定是真實的一切，卻讓我感到冷酷又無意義。

後來他發現，理性其實並不能證明自身的可靠。“量尺必須不是被測量之物，否則我們就不能測量。”魯氏逐漸明白，根據人生的經驗，必有一個世界超越理性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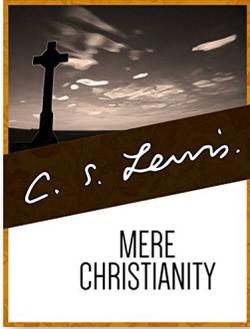
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是世上無一物能滿足的；魯氏將其定義為“喜樂”(Joy)。他1941年6月在牛津講了一篇道：“榮耀的份量”

(The Weight of Glory)，裡面提到，人的渴望一旦達到，就會感到不滿足。因此，從“渴望”來看，我們想得到的，必定是超越現實世界的；那“真實的東西”只有在神裡面才能得到。魯氏的“渴望說”其實並不算論證。他只是指出，這個理論和我們對人生的觀察最般配。既然人的渴望在今世得不著滿足，而基督信仰告訴我們，地上並非我們的家，“最可能的解釋為：我是為另一個世界而造的。”

魯氏接受基督信仰的理由之一，是因他從中發現到生命有意義。他相信基督信仰是合理的，因為透過這信仰，他可以看清世界的來歷，以及它以神為根基的道理。就像陽光能讓我們看清萬物，基督教提供的角度讓我們可以觀察萬有，領悟到萬事萬物如何能協調一致。魯氏沒有用純理性的方式來證明神的存在，卻指出，基督徒的觀點比其他理論更能說明人的經驗。

魯氏認為，理性與想像可以互相加持。他在護教時大量使用比喻，讓我們從新的角度來看事情。

我們想問魯氏如何寫出他的名作《納尼亞春秋》，但魯氏卻會先問我們：“你在哪一個故事裡？”  
We would like to ask C. S. Lewis how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his famous series, was written. But he would have a question for us: Which story are you in?



譬如，他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裡談三一神，指出我們理解的困難是因角度不對，就像活在兩度空間的人想要瞭解三度空間的結構。在評論中世紀文學但丁的《神曲》時，魯氏認為，該劇反映出“最高秩序的合一性”，因為它能涵蓋“最大量次級細節的多元性”。這種“想像的實現”是一種以圖畫方式來看實體的方法，能夠忠實呈現事實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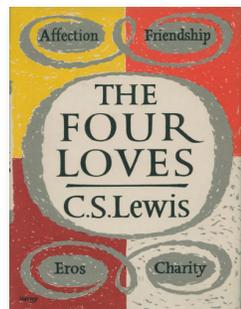
基督信仰指明兩件要事。第一，它聲稱世界不是無意義、混亂的；神是意義與道德的彰顯者和維護者。第二，“大背景”使得所有細節——包括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意義。發現意義，不僅能讓生活充滿樂趣，也讓我們的生活有重要性。在“榮耀的份量”講演中，他指出，“每一天，我鄰舍榮耀的重量或擔子都應該落在我的背上。”這個看法與自我中心完全相反。這也是許多社會服務、慈善機構、醫院都發源於基督教的原因。

## 2 信任老友： 魯氏看友誼

友誼並非必要，就像哲學、藝術、和宇宙本身一樣（因為神沒有必要創造世界）。它沒有持續的價值；但它讓價值能以持續。（C. S. Lewis, “Equality”）

魯氏不是孤立的天才，他需要朋友的扶持、打氣、砥礪。因此，魯氏會想和我們先談談友誼。

在《四種愛》（*The Four Loves*）一書裡，他分析了喜好、友誼、性愛、和慈憐。全書蘊含了他多年累積的智慧，而對友誼的價值與角色之陳述尤其一針見血。



友誼的產生，是當兩個人發現，他們“有共同的洞見、興趣或品味，而原先他們以為那是唯獨自己才有的寶貝”。友誼本身不是目的，只是達到某個目的之方法。“擁有朋友的條件，是我們在友誼之外還想要其它東西。”一個聰明人總在朝某個目標前進，而朋友則可助一臂之力。

魯氏第一個真正的朋友，是他的哥哥。他不到十歲時，母親因癌症過世，兄弟兩人的關係更親密。中學時，他有一個可以談心的朋友，兩人的友誼持續多年。但這位朋友對學術沒有興趣，魯氏開始鑽研文學和基督教的關係，就需要其他朋友。在牛津讀大學時，他結識成績一流的好友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巴菲爾德幫助他看清無神論的化約說法漏洞百出。他們的友誼維持一生之久，巴菲爾德成為他最好的法律顧問。



魯氏到牛津任教後，最重要的朋友是語言學家托爾金（J. R. R. Tolkien）。他們的友誼對英國二十世紀的文學產生重大影響。托爾金幫助魯氏看清，基督教是“真正的神話”（true myth），即，它是一個真正的方法，把真實以故事的方式表達出來。而魯氏和其他朋友則敦促托爾金完成了《魔戒》（*Lord of the Rings*）全書。

魯氏在牛津有幾個知交，稱為“墨跡之友”（*The Inklings*）。他們每週二早上在一起閒聊；週四晚上則交換對彼此作品的意見。這一小群人的聚會，後來被評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俱樂部。他們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彼此是朋友，互相尊重；都有相同的興趣，熱愛文學；此外，他們能接納相互的褒貶；最後，墨跡之友提供了扶持與鼓勵的氛圍。

友誼的重要，是因它有轉化的力量。任何值得追求的事都不可能單獨進行，需要支持與契合。難怪許多成功的教會都發展小組。魯氏也從友誼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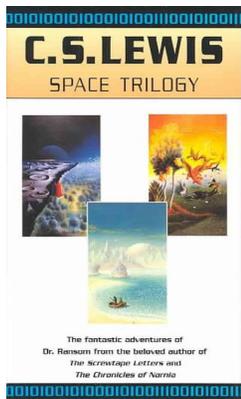
## 3 故事建構的世界： 魯氏的納尼亞與故事的重要性

（*阿斯蘭的*）聲音說：“孩子，我講的是你的故事，不是她的。我只告訴人有關他自己的故事。”（C. S. Lewis, *The Horse and His Boy*）

我們想問魯氏如何寫出他的名作《納尼亞春秋》（*the Chronicles of Narnia*），但魯氏卻會先問我們：“你在哪一個故事裡？”

魯氏從小就喜歡讀故事。他逐漸發現，故事

魯氏塑造了獅子阿斯蘭。他對這位關鍵角色的刻劃充滿想像力與屬靈的深度，讓讀者不自覺地被這位獅王吸引——因而更愛他所代表的耶穌基督。 Lewis devised the central figure lion Aslan with such imaginative and spiritual depth that many readers find themselves drawn to him and consequently devote themselves more to the one he represented, Jesus Christ.



是推介世界觀的好辦法。好的故事能抓住想像。其實，奇幻故事無形中幫助他看出無神論的蒼白淺薄。當他發些一些作者用科幻小說來推介人文主義，對人類進步持無端樂觀的心態，於是他也寫科幻故事，《太空三部曲》（*Space Trilogy*）便是從基督教觀點駁斥人文主義的作品。

二次大戰爆發，英國1939年向德國宣戰，許多兒童被送到鄉下，魯氏的家也收容了幾個孩子。他發現這些小孩很少讀書，於是興起為他們寫故事的想法，希望啓發他們的想像力，從心裡能歡迎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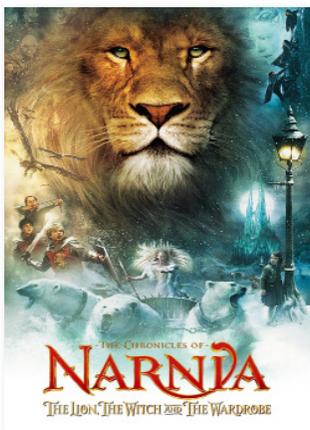
魯氏在這一餐裡會要我們明白，我們都活在由故事構成的世界裡。西方流行文化的故事說：“我們是莫名其妙、毫無意義的產物，只是偶然來到世上。生命的意義和目標是由我們自己來定；我們只能靠努力來存活——儘管活著並沒有意義。”但聖經的故事則說：“我們是慈愛真神所創造的珍品，祂造我們有特殊的心意。我們擁有特權，能在這世上管理萬有並展現美善，為神而活；我們必須為此盡心竭力。”

我們相信自己在哪個故事裡，決定了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也決定了我們的生活。

## 4 主與獅子：

### 魯氏看阿斯蘭和基督徒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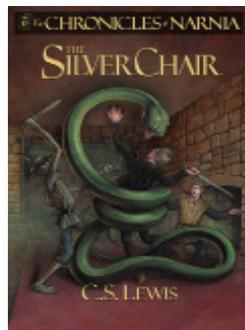
露西說：“阿斯蘭，你變大了。”他回答：“小朋友，那是因為你長大了。”“不是因為你長大了？”“我沒有。但是每年你長大一點，你就會發現我變大一點。”（C. S. Lewis, *Prince Caspian*）



每個人都需要“英雄”作為欽慕、效法的對象。在《納尼亞春秋裡》，魯氏塑造了獅子阿斯蘭。他對這位關鍵角色的刻劃充滿想像力與屬靈的深度，讓讀者不自覺地被這位獅王吸引——因而更愛他所代表的耶穌基督。

從十九世紀開始，

西方知識界流行一種理論，認為神只是人的假想，是人自己未能實現之渴望的投射。如何應對這種說法？魯氏靈巧地結合了理性和想像，講述《銀椅子》（*Silver Chair*）的故事。地下女巫不屑地說：“你們的太陽只是個夢，是從燈想來的；燈才是真的，太陽只是神話。”“你們看過貓，現在你們想要的，不過是隻更大、更好的貓，而你們叫牠‘獅子’。”魯氏步步揭示，那些生活在地下世界的人怎樣能辨別地上世界是真實的。讀者由此看出，“投射說”只不過是個膚淺的理論。



魯氏筆下的阿斯蘭讓人驚奇又敬畏。他不是隻溫馴的獅子。每個孩子遇到他，經驗都不同。他改變了每個人。魯氏是要藉此抵制當時兩種貶抑基督的趨勢：一些人把基督講成好脾氣的朋友；另一些人則把基督等同於工整的神學教義。魯氏用故事讓人看見阿斯蘭的方方面面，擴張讀者的視野，讓我們更深認識基督。

基督教不單是思想，更是行為。《納尼亞春秋》有一個主題，就是：怎能保持良善——即使在危難中。魯氏小時候與父親關係很糟，常向父親說謊；但信主後，他的朋友說，他“承認自己的軟弱和失敗。”

魯氏所描述的阿斯蘭，只要與人相遇，就會讓那人察覺自己的本相。一個人要有美德，首先需要瓦解罪惡權勢的捆綁，然後還要有擁抱善的力量；而這兩方面都需要神的恩典。納尼亞故事中的人物所以能展現美德，都是因為阿斯蘭的激勵和幫助。

## 5 信仰講論：

### 魯氏看護教的藝術

我們所相信的內容，就知識而言，總是可能的事；它絕不會違反心智。我以為，倘若狀況不再是如此，世界就將會結束了。（C. S. Lewis, “Religion and Rocke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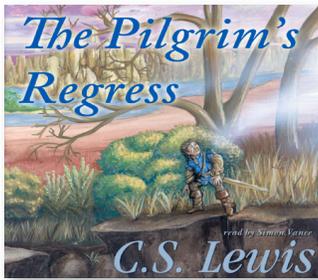
魯氏1919年進牛津讀書的時候，原本希望作無神論詩人，但後來他卻變成基督教的護教大師。

“護教”（*apologetics*）一詞源自希臘文的“辯護”，新約曾用在彼得前書3:15-16。護教者有三方面的任務：（1）辯解：指出妨礙信仰的攔阻是出於誤會；（2）推介：讓人領略福音的真實和益處；（3）傳譯：把受眾不熟悉的信仰理念

魯氏讓人明白，護教不一定只能用演繹辯論，也可以邀請人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事情。

Lewis helps us to appreciate that apologetics need not take the form of deductive argument. It can be an invitation asking people to step into the Christian way of seeing th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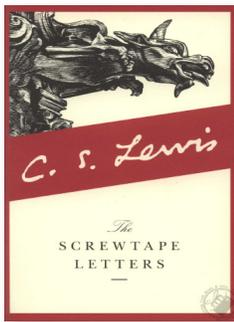
用他們能理解的話來說明。



魯氏於1932年寫了《天路回程》（*The Pilgrim's Regress*）一書，描繪自己從無神論到基督徒的信仰歷程。1939年，他受邀寫一本談苦難的書，《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那成為他的第一本護教書，反應極佳。

魯氏是口才與文筆俱佳的學者。在30年代末，



他在學術界的演講已經小有名氣。二戰爆發後，空軍基地的長官邀請他巡迴演講，鼓勵士氣。對他而言，要將學術語言變成流行用語並不容易，他花了許多力量去瞭解聽眾，把神學概念生活化，以致大受歡迎。他1942年所寫的《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顯示他已可以把這本領運用在文字上。

他所寫的《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無疑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基督教書籍。全書內容最初為魯氏在二戰期間於英國廣播公司發表的四次演說。他首先從兩人吵架、當如何判定對錯開始談，說明道德律的超然性；其次他提到人心總有渴望、達到後又感失望的現象，這種心理表明，我們所要的東西是超過現世的。而基督信仰對真實的理解，能給這些經驗提供最合理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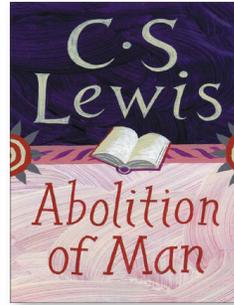
魯氏相信基督教是合理的，但理性無法全然參透基督信仰的豐富。基督教讓我們看見一幅“大圖畫”，是我們不可能自己想出來的。而一旦我們接受這幅圖，就會發現每件事都是有道理的。魯氏知道，即使說明了信仰的合理性，仍然無法證明基督信仰的信條；只能表明，如此相信是有理由的。如今“新無神論”一味攻擊信仰是反理性的，而魯氏的方式卻正可讓它啞口無言。

魯氏平生接受過五個榮譽學位。1946年聖安德烈大學頒給他第一個學位時，稱讚他“將神學思想和詩文想像聯姻。”魯氏讓人明白，護教不一定只能用演繹辯論，也可以邀請人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事情。魯氏於外在使用理由，同時於內在激發想像；因此，無論是對現代思維、或是後現代思維，

這種護教方式都能產生共鳴。

## 6 喜愛學習： 魯氏看教育

若有一個學生的弱點是過於敏銳，需要保護，相對而言就有三個學生昏睡在冰冷的粗俗中，需要叫醒。現代教育者的使命，不是砍除叢林，而是澆灌沙漠。（C. S. Lewis, *The Abolition of Man*）



魯氏最鞭闢入裡的書之一是《人的見棄》（*The Abolition of Man*），副標題為“教育的反思，特別針對高校的英文教學”。他在這次午餐中可能會憤怒地捶桌子，因為當代教育的設計，一方面壓抑了人性對於是非的最深直覺，一方面為味同嚼蠟的道德

相對論鋪路。

魯氏自進入牛津求學起，學業一直非常優異。後來他受聘為教學研究員，展現教導的才華。然而他與抹大拉學院的同僚對課程安排的看法差距愈來愈大，讓他難以繼續留在那裡。幸好劍橋為他開門；1954年他轉到該校，教授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英國文學。1955年，他被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的院士，是英國學術人的最高成就。

魯氏初入大學時，崇尚流行思潮，瞧不起古典價值觀。然而他的好友巴菲德向他挑戰，指出他思想的漏洞。後來他寫“論讀古書”（*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 1944）一文，說古代文學能提供精煉的觀點，過去世代的清涼海風能讓我們保持清醒，以免被時代精神擄走。

最能幫助我們理解魯氏觀點的例子，是當時在學界盛行的優生學。1930至40年代，魯氏獨排眾議，大力反對這觀點。直到希特勒照這學說去行，世人才警覺它大有問題，但為時已晚。如今，這學說已經煙消雲散。

魯氏認為，教育應該是為了“擴大視野”或“開闊思想”，增進我們對自己思想的分辨力。教育是為了改變我們，讓我們透過其他人對世界的領會，對真實有更深更佳的體悟。

魯氏把對教育的看法應用到自己的信仰上。他於1952年2月的一封信中，提出“深度教會”（*Deep Church*）一詞，意思是教會要與信仰傳統更密切地接軌。他認為，基督教要能生根於過去、同

魯氏不僅幫助我們思考信仰，更向我們發出挑戰，要我們去想：怎樣能去改變周遭的人。  
Lewis is not simply someone who helps us think about our faith. He challenges us to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ce that we make to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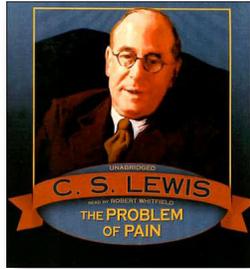
時參與在當下，才是最佳狀況。總而言之，教育能讓我們掙脫流行的視障、開廣思路與視野，激勵我們去探究信仰的深度。

## 7 面對受苦： 魯氏看苦難問題

人可以提出上帝無法回答的問題嗎？當然可以，而且我想，還很容易。所有不合理的問題都是無法回答的。一哩有幾小時？黃色是方的還是圓的？可能我們所提的神學和形上學的問題，有一半就像這樣。（C. S. Lewis, *A Grief Observed*）

對大多數基督徒而言，在理知和情感上最困擾我們的，就是苦難的問題。魯氏寫了兩本書，專門探討這件事。而他自己的一生也並非活在安逸的象牙塔裡。9歲以前，魯氏可說無憂無慮。他父親是律師，母親疼愛他們兄弟。但他的母親被癌症折磨而死。後來他們兩兄弟去讀寄宿學校。他剛上大學，就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旋即參軍，在法國受傷；他那時的摯友死在戰場。

魯氏在《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一書開頭就明講，他不會討論痛苦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位置。他的目標是在解決有關苦難引起的理知問題。他首先提出，宇宙不可能沒有意義，否則探索痛苦的問題就毫無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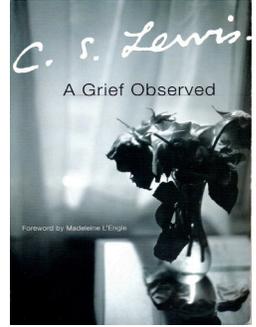
他提出的主要亮點為：痛苦是生存必須付出的代價。良善的神既如此允許，必有祂的美意。藉著痛苦，神可以引導我們轉離岔路。我們必須先對何為善有正確的認識；神的愛有如藝術家對成品、家人對寵物、父親對兒子、夫妻之間的愛；被愛的對象有時需被破碎、修正。而“天家”的異象能讓我們對苦難有新的亮光。

魯氏指出，我們活在黝暗的世界，無法看清所有真相。但有一天，一切都會明朗，包括苦難在受造世界中的地位。苦難不像益智拼圖（puzzles），只要圖片湊齊就能看清全貌；苦難更像奧秘，是人的心思無法完全掌握的。

1956年4月，魯氏與美國作家喬伊（Joy Davidman）結縭，6月卻查出她罹患癌症。她於1960年7月過世。這段傷痛讓魯氏寫了《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他誠實地記下自己的思想、心碎、矛盾、掙扎，從中可以看出他所受的考

驗，及信心如何漸趨成熟。

其實在這兩本書中，魯氏的基本看法並沒有差異，只是筆調不同。《痛苦的奧秘》彷彿冷靜的看診分析，《卿卿如晤》則以全部的情感去探究其深度。魯氏最終的答案，始終是聚焦在釘十架的基督：神進入世界，是為了承受苦難。



## 8 “更上、更進”： 魯氏看盼望與天堂

使徒……在地上留下印記，正因為他們的心思專注於天。自從基督徒不再多關注來世，他們在今世也就失去影響力。定睛於天，她就會自投懷抱；定睛於地，你就一無所得。

（C. 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盼望的根源為：神是可信靠的。神能把死亡幽谷變成希望之門。魯氏堅稱，基督教的盼望不是一種“逃避主義或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對永恆世界不停的期待。”

魯氏的父親1929年過世。他的墨跡摯友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1945年突然去世。1960年他的愛妻喬伊因癌症離世。他自己的身體1961年開始明顯衰弱，以後兩年經常進出醫院，1963年11月22日，魯氏撒手人寰。在1963年魯氏所寫的幾封信中，盼望總是主題。

魯氏曾寫道：“天堂的存在，比我們能否進去更為重要。”有人根據這句話，以為魯氏深受柏拉圖影響，區分現象界與理念界。但魯氏不停在此。我們不但在神的啓示中知道有天堂，更能在生命中經歷天堂改變的力量。

魯氏對天堂的理解有三個層面。第一，那是“遠超所有世界的無條件神聖生命”，也就是“全然的實體”、“真實本身”。第二，天堂就是與神同在；因此可以視它為我們“真正的家鄉”。第三，那是我們復活之後的新身體將生活的地方。魯氏知道，我們無法不用空間語言來講天堂，不過他指出，天堂是在時空之外的。

在與魯氏的午餐結束之際，我們會發現，魯氏不僅幫助我們思考信仰，更向我們發出挑戰，要我們去想：怎樣能去改變周遭的人。明白這點，我們才真正掌握了魯氏對後世的意義。不過，魯氏可能會提醒我們，別人是否記得我們並不要緊，神是否記念我們，才真正重要！



# 《天路回程》淺介

趙剛

《天路回程》（*The Pilgrim's Regress*）是路易斯（另譯：魯益師）歸信基督之後的第一部作品，“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義”是該書的副標題。他後期作品中的思想大半可在其中找到萌芽。

《天路回程》1932年初版。從本書及相關作品中，可以提煉出一條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即所謂“渴望論證”（Argument from Desire），很多人認為這是路易斯思想中最具原創性的貢獻，亦被稱作“喜樂的護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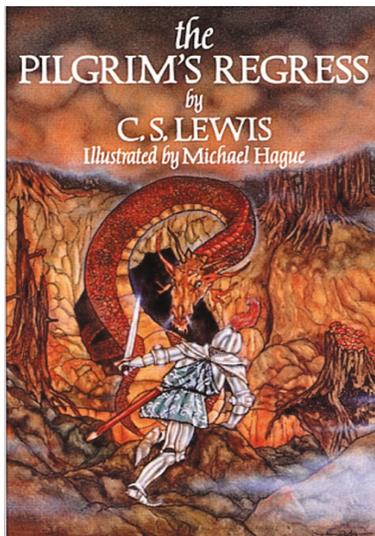
在1943年的第三版中，路易斯補了一篇序，說明該書為何有些晦澀難懂。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因他的理智旅程涉及很多思想，特別是哲學概念；另一是因他對“浪漫主義”賦予特別的含義。後者實際上是他經歷到的一種現象，後來他冠之以“甜蜜的渴望”（Sweet Desire）、“大喜樂”（Joy）、或“生之渴望”（Sehnsucht）等名稱。路易斯用“渴望”或“嚮往”（Longing）一詞來描述這種現象。渴望或會帶來焦慮；但路易斯強調，這種渴望卻能帶給人喜樂。這是理解他概念的切入點。

自啟蒙運動以後，很多人對宗教信仰作純自然主義的解釋，而路易斯的“大喜樂”經歷很容易被解讀為一種心理狀態。但路易斯在《天路回程》第三版的序言中說，他認為該書“唯一重要的貢獻”，就是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 路易斯信主的過程

### 1、早年背景

路易斯最初經歷到“大喜樂”，是約在6歲左右，他想起哥哥做的一個玩具花園。他稱之為一種美學經歷，它帶來一種對未知對象的渴望，對無限的嚮往；亦不妨稱之為“生之渴望”，因為它表達



了人生一種整體的嚮往。

他早年還有兩次類似的經歷，一是讀童話書《松鼠納特金》（*Squirrel Nutkin*）時，對秋天所產生的一種渴望；一是讀北歐神話詩《騰納爾的幔子》（*Tegner's Drapa*）的開頭幾句時，所產生的一種荒涼、空曠的感覺。不過，路易斯不久就意識到，文學本身並不是他的“生之渴望”。

路易斯9歲時進溫耶德（Wynyard）寄宿學校。那所學校以嚴苛聞名，被他比作“納粹集中營”。這寄宿學校“用律法主義式的嚴苛取代了屬靈的熱忱。”路易斯家屬聖公會，他曾得到信仰的初步教育。但9歲時母親過世，他與父親的關係不太好，再經過溫耶德學校的孵化，信仰就變成一種壓抑人性的虛偽。

### 2、青少年的背道

1911年，剛滿13歲的路易斯進入瑟堡之家（Cherbourg House）預科學校，相當於中學。從信仰立場回顧，路易斯對該校的評價非常糟糕，很多惡習在那時進入了他的生活，包括性誘惑。班主任是位女士，為人很好，但靈性觀類似宗教多元主義，帶著人文主義的脈脈溫情。對年少輕狂的路易斯來說，既然基督教只不過是一種文化現象，當然就不需要。

路易斯1913年得到莫爾文學院（Malvern College）的獎學金。但他在這所學校裡並不快樂，因同學之間互相攀比，恃強凌弱。父親終於准他退學，到威廉·柯克帕特里克（William Kirkpatrick）手下受教。這位老師擅長邏輯思辨，精通古典文獻，是鐵杆無神論者，相信科學終將取代宗教。在他的影響下，路易斯發明了一種證明上帝不存在的“無設計論論證”，類似現代一些進化論者用“垃圾器官或基因”來駁斥“設計論論證”。

嚴苛的理性思辨訓練壓抑了路易斯本性的想像

1929年夏天的某個夜晚，他終於在床前跪下，成為“全英格蘭最不甘願的歸信者”。  
One night, in the summer of 1929, he finally knelt down before his bed and became "the most dejected and reluctant convert in all England".

力。他這段時期可說處於思想分裂狀態：理性堅定地告訴他，一切超自然的東西都是幻覺；但古典文獻和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又對他特別具吸引力。

### 3、回歸信仰

1916年路易斯被牛津大學錄取，但甫一入學即被徵召入伍，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他在法國負傷後返英。這時他受叔本華哲學影響；

但叔本華的悲觀論調與他所追尋的“大喜樂”相距太遠。1919年，他遇到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幫他一勞永逸地脫離了自然主義進化論的羅網。

巴菲爾德1924年宣稱接受人智說，要用自然科學方法去研究靈界現象。路易斯並沒有接受該說，但他因此開始考慮靈



1919年的路易斯

界的真實性。他後來自承，就天性而言，他其實很容易落入通靈術。《天路回程》最後一部揭示出，這些東西不過是屬靈的淫亂，與“大喜樂”毫無關係。

路易斯最後接受了英式的黑格爾唯心主義。與此同時，他成為牛津大學的哲學講師。在教哲學時，他對唯心主義進行更深的思考，發現這也不能令人滿意。

這時，路易斯讀到了亞歷山大（Samuel Alexander）的《空間、時間、和上帝》（*Space, Time, and Deity*）。亞歷山大把“體驗”與“反思”作了區分，這使路易斯意識到，他所渴求的並不是“大喜樂”經驗本身，而是這種經驗所指向的對象——一個在他自身之外、迄今尚未找到的對象。這導致他從唯心主義式的泛神論逐漸轉向基督教的有神論。

此時，路易斯進入牛津的抹大拉學院（Magdalene College），他周圍有一群基督徒學者，包括托爾金（J. R. R. Tolkien）和戴森（Hugo Dyson）。這些人的智力和道德素養都令他欽佩。切斯特頓的《永恆之人》（*The Everlasting Man*）更使路易斯發現基督教歷史觀的合理性。

1929年，路易斯在公交車上有一次神秘的經

歷。他突然意識到，面前似乎有一扇門，他可以打開，也可以讓它繼續關閉；沒有任何強迫或催逼，只有選擇的邀請。路易斯當時沒有開門，但那年夏天的某個夜晚，他終於在床前跪下，成為“全英格蘭最不甘願的歸信者”。1931年他與托爾金和戴森徹夜長談，他們幫助路易斯認識：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切神話的歷史實現；基督的降卑與升高又以祂的死與復活為高潮。

## 《天路回程》的思想旅程

《天路回程》側重思想的辯駁，而用寓言的方式表達。故事講述一位少年人約翰追尋一個美麗的異象，最後來到上帝那裡。

### 第一部：數據

第一部交代了旅程的起點，可以看出路易斯的兩種傾向：“大喜樂”對想像力的吸引，以及信仰對理性的要求。在第三版的序言中，路易斯稱這兩種傾向為“南方”和“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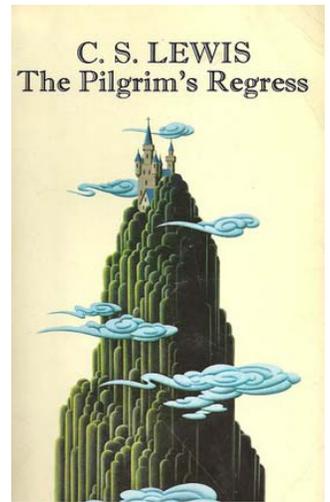
約翰起初的信仰教育只接觸到律法的嚴苛，沒有遇見福音的安慰；他與管家會面的經歷表達出這點。叔叔的喪禮帶給約翰一些信仰知識，也使他看到宗教人士的虛偽。這可說是約翰北方性情的起點。

海島講述約翰的南方性情。雖然海島本身很美好，但不表示約翰的南方性情沒問題，因為它立刻把約翰帶入了歧途。約翰一方面因罪的重擔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又得到“大喜樂”的召喚，於是出發去尋找他的海島。

### 第二部：刺激

約翰遇到了老啓蒙先生。啓蒙運動從思想史可區分為兩種，十七世紀後半葉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是伏爾泰和盧梭的時代；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是達爾文和弗洛伊德的時代。兩者的思想脈絡有相通之點，其中之一是用“科學理性”反對宗教信仰——基督教。

老啓蒙運動以康德的道德宗教取代傳統的啓示宗教；後來導致自由主義新神學興起。約翰在放棄了信仰以後，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甚至可以欣



“布佛氏論證”是路易斯發明的詞彙，指二十世紀一種流行的邏輯錯誤。在這種論證中，辯論者並不直接證明對手觀點錯誤，卻去攻擊其動機。“Bulverism,”... a term made up by Lewis, refers to a popular logical erran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debaters do not prove that the opponents' arguments are wrong. Instead, they attack their motives.

賞沒有道德要求的自然；但與此同時，拒絕“臆測性問題”的“美德”也出現了（指向康德的道德哲學）。

浪漫主義是對唯理主義的反彈，導致文藝復興。約翰這時的行程轉向了文藝。然而，浪漫主義的藝術只是“半截路”，並不能帶人到真正的“大喜樂”，而且很容易退化成情慾。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藝術家承認上帝的臨在，卻否認祂的超越。這正是近代思潮所面臨的問題。

### 第三部：穿過最黑暗的時代精神

第三部前半，約翰跨過大路，從南方進入北方領域。在路易斯看來，時代精神基本上都偏向北方性疾。病。

約翰在艾思若城遇到幾類現代藝術，乃是譏諷西方二十世紀20年代的一些形式。約翰從艾思若城逃出來，馬上遇到這些人的幕後老板，即瑪門先生。藝術離開上帝以後，只能服務於商業和消費文化。

約翰被新啓蒙運動囚禁，主要的捕手“西格斯蒙”顯然是指弗洛伊德。不過，在與時代精神的遭遇中，最有意思的是“布佛氏論證”（Bulverism）。這是路易斯發明的詞彙，指二十世紀一種流行的邏輯錯誤。在這種論證中，辯論者並不直接證明對手觀點錯誤，卻去攻擊其動機。這可說是“人身攻擊”錯誤的一種。二十世紀的三位懷疑論大師：弗洛伊德、馬克思、和尼采，對基督教的批判都有布佛氏論證的影子。他們分別將宗教信仰歸因於性欲（弗洛伊德）、金錢（馬克思）、和權力（尼采）。在路易斯看來，他們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辯論。所以，當理性要求直接辯論時，時代精神便敗退成為一堆瓦礫。

### 第四部：回到路上

在理性的指導下，約翰開始直接面對時代精神的論證。路易斯對時代精神最大的抱怨，是其化約主義，即把世界簡化為某種基本原則，如唯物主義或自然主義。路易斯在第三版序言中談到，自己曾沉迷於“大眾實在論”，這也是一種化約主義。這

種“科學式”的化約主義常以「俄坎剃刀」原則為依據，即：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正確的解釋。

俄坎是中世紀神學家，他的“剃刀”原則其實必須放在一個更大的原則之下來看，即要區分原型與複製。當兩個東西看起來一樣時，如果沒有更多的信息，我們就無法斷然說，是一者複製另一者，而不是反過來。有一個論點說，因為基督教所談論的上帝看起來和人很像，只是更完美而已，所以上帝不過是人性的完美投射，本身並不存在。這種觀點的錯誤，就是因為違背了上述原則。

在路易斯看來，理性本身只是工具，好像一把木鋸，只能按照木工所劃的墨線來鋸。換句話說，理性需要依靠更基本的原則來運行；而這些原則，只有哲學和神學才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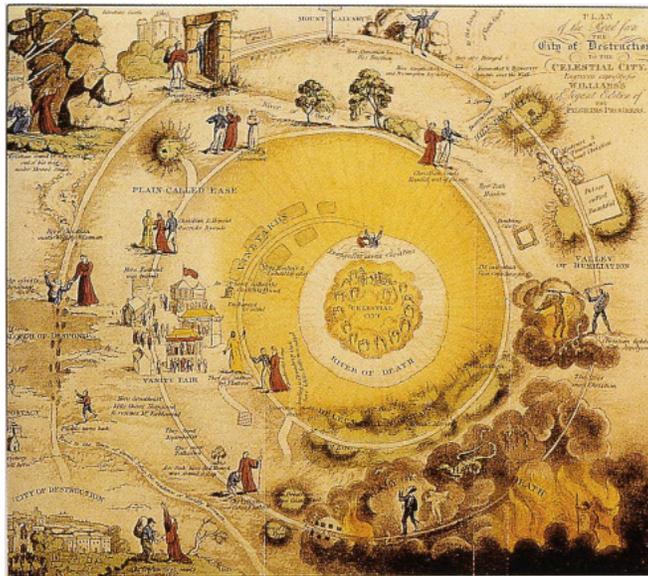
“存在即被感知”是貝克萊的名言。貝克萊是唯心主義的早期代表，他主張理性的運作離不開一位有位格者；理性是被擁有理性的一個主體（即有位格者）所操作。而這個主體對理性的運用，可能合理，亦可能不合理。路易斯要表達的是：時代精神對理性的運用是不合理的。這就是為什麼理性一方面能夠戰勝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卻又不能帶領約翰來到大地之主或海島的面前。

### 第五部：大峽谷

第五部裡，約翰重新與美德相會，同時也遇見柯克媽媽，即教會。這是為後面的理智之旅做鋪墊，就是：罪的問題必須先解決。柯克媽媽講了人類墮落的故事。

感受先生與柯克媽媽形成鮮明對比。感受先生代表沒有信仰的世俗，只是披上了文化的外衣，顯得更文雅一些。感受先生有點像中國語境“小資情調”所蘊含的負面含義。他強調享樂和放縱，提倡自由或自主，但這一切都只是建立在對別人的依賴和剝削之上。

感受先生反對理性，不追求真理，並美其名曰“常識”。這導致他貌似深刻的膚淺：他引用的文句令人眼花繚亂，其實都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僅舉一例：“研究人類的恰當方式就是人”，出自十八世紀英國著名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的



在基督與約翰的第二次相遇中，祂指出信仰的絕對要求——信徒要把主權交給上帝。 When John met Christ the second time, He pointed out that faith requires absolute surrender. Believers must hand over their ownership to God.

哲學詩《論人》（*The Essay on Man*）。按波普的自序，這首詩是要“為上帝對人的統管作出辯護”，但感受先生卻用這句話作為拒絕思考海島和大地之主的理由。

### 第六部：峽谷往北

第六部描述北方疾病的最後兩類表現。新安立甘是代表聖公會高派人士，所謂的死正統。他並沒有路易斯的“大喜樂”經歷，卻只根據一些教條，就斷然否定。

新安立甘先生相信有神，新古典主義先生是懷疑論者，人文主義先生是無神論者，路易斯把他們放在一起，因為他們的共同特徵都是否定論。這些人以為，更進一步否定就可以解決問題。新安立甘雖然堅持上帝的超越，但在否定一切的狂熱中，他其實否定了上帝的臨在，以致他甚至認同時代精神，也可以和否定上帝超越的新古典主義結盟。

他們反對浪漫主義，堅持冷酷的“科學理性”，但又不能堅持到底，因為浪漫主義是人性的根本特徵之一。徹底反對浪漫主義，就必然反對人性，而這一點是這三個蒼白人都不能接受的。這個吊詭在人文主義者身上尤為明顯。他宣稱已經放棄了“老式浪漫主義”的設計，但因不願徹底否定人性的脈脈溫情，他充滿樂觀，其實這種希望沒有任何根基；而他在面對野蠻的威脅時，只有“秀才遇到兵”式的尷尬。

野蠻和殘忍是路易斯對革命者的基本評價。路易斯提供了幾條理由。首先是革命者的社會進化論——野蠻歌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其次是鬥爭哲學：如，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是他們時刻不忘“亮劍”的原因。第三是徹底的無神論。野蠻指出，因為大地之主不存在，“所以對人來說，就只有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即“英雄主義”。但在路易斯看來，這和“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沒什麼差別。

### 第七部：峽谷往南

第七部一開始，美德就病了。路易斯在眉註裡解釋：“在這些思想面前，傳統的道德觀動搖了。”這是徹底的無神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在時代精神的轄區裡，不少人試圖重新建立道德哲學，但拒絕超驗根基的現代倫理學，總體是失敗的。

在更人性化的南方，約翰和美德得到短暫修養，且遇到寬容先生——代表自由派教會。寬容先生反對基督教正統教義，認為它會帶來束縛；而隨著時代的進步，教義需要被重新詮釋。寬容先生在

信仰的核心問題上模稜兩可，不願做出明確的宣告。但因路易斯相信，無論如何惡都不能被寬容成善，所以約翰繼續向前走了。

在智慧之家的頭一個晚上，約翰在冥想的帶領下越過了峽谷。這象徵路易斯在唯心主義哲學下的經歷：在睡夢和幻想中可以越過峽谷，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能。接著，路易斯藉一個年青人的口，描述了唯心主義和更南方的巫術之間的關係。

智慧先生不能接受大地之主，根本原因在於他對「自由」的概念。他把「自由」不加區分地用在我們和大地之主身上。最後大地之主成了“毫無用處的累贅”，因為祂本質上已經與我們一樣了。這是唯心主義否認超越的典型表現。

約翰在這裡所得到的意外幫助是，智慧先生告訴他：“你的渴望不是屬於你自己的，……它是某種他者和外來者。”就唯心主義來說，這不過是泛神論哲學的自然推論，但對約翰來說，這卻是他對“大喜樂”認識的一次飛躍。

智慧先生（或黑格爾）拒絕傳統基督教的上帝觀，他秉持一種所謂“同一原則”的認知理論。這種理論近乎莊子所謂的“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換句話說，我們要認識上帝，除非變得本質和上帝一樣；反過來，上帝要就近我們，也非得變成和我們的本質一樣。唯心主義既否定上帝的超越，就只有接受泛神論一途。這就是智慧先生的“永恆福音”。

### 第八部：陷入絕境

黑格爾辯證法應許把正命題和反命題綜合起來，產生新的合命題，但在現實生活中，它卻無一例外地導致分裂和衝突。歷史上在黑格爾之後，很快就分“左”、“右”兩派，而美德和約翰也發現，兩人無法走在一起了。美德選擇黑格爾左派的道路，即革命者的道路，而約翰比較接近右派。

接下來，貪圖安逸的約翰被基督帶入險境，因而不得不開口禱告，從而發現，在實際生活中，泛神論不可避免地走向有神論。當他企圖把大地之主



經歷了重生以後，還需要不斷地向罪死、向神活，也就是不斷悔改。這是基督徒新生命成長的過程，所以叫做“天路回程”。 Christians need to constantly die to sin and live to God after rebirth. This is a growing process of our new life, hence described as "Pilgrims' Regress."

用比喻理論來解釋掉時，基督又出現在他面前，指出他理論的荒謬，從而使他不得不承認大地之主的真實。

在基督與約翰的第二次相遇中，祂指出信仰的絕對要求——信徒要把主權交給上帝。這與信仰所要解決的問題——罪——是密切相關的。約翰深知這一點，但卻還不願跨出那一步。但後來，約翰不得不在上帝的威嚴面前臣服下來。

路易斯提供了一個詮釋框架，即圖畫（想像力）和規則（道德律）的區分，而只有在基督裡兩者才可能和諧共存。人所以會有甜蜜渴望，其來源即是上帝的呼召，在歷史裡出現三個階段：神話、中世紀的浪漫愛情、以及啓蒙運動之後的浪漫主義思潮。路易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讓我們認識到：上帝可以藉人的想像力對人說話。

### 第九部：穿越峽谷

在承認大地之主的前提下，約翰再次藉著冥想跨越峽谷；不過這次他是被真實的冥想帶領，而且也真實見到了海島。但與此同時，他也看到了一直擔心的景象：海島把他帶到了大地之主的城堡。這導致約翰必須面對他最不願面對的問題，就是死亡。而一旦他直面死亡，就只能選擇基督的救恩。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曾說，死亡是人類唯一值得思考的哲學問題。對路易斯來說，接受那“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的那一位，即耶穌基督，才是面對死亡的正確選擇。

在穿越峽谷的過程中，最危險、也是最後出現的敵人，竟然是智慧先生。救他脫離智慧先生迷惑的，則是托爾金的看法——神話與真理之間的關係。

約翰和美德到了“一個位於世界開始的地方”之後，得到一位天使的帶領。令他們稍感意外的是，他們必須往回走，而且還要多次涉過那條“死亡”溪流。用基督教的術語說，經歷了重生以後，還需要不斷地向罪死、向神活，也就是不斷悔改。這是基督徒新生命成長的過程，所以叫做“天路回程”。

### 第十部：回程

最後一部引人注目之處，是出現大量詩歌。新生命的喜樂使他們情不自禁地放聲歌唱。路易斯所追尋的“大喜樂”，現在真正得到了。

這一部可說是路易斯對基督徒生命歷程的概覽，它同時也交代，在新生命的視界下如何看待前面旅程的各種思想。

經過貌似堅實、實則虛謊的感受先生的遺址之後，路易斯對唯心主義式的哲學家再次致以敬禮：他們雖然“住在沒有盼望的渴望中”，但有渴望還是比沒有渴望好。這裡順便帶出“大地之主為什麼要如此對待他們”的問題，追根究底則為：上帝為什麼要造地獄？路易斯提供了一個簡單的答案：“這是大地之主為那些人所做的最後服務，因為他們拒絕祂為他們做點更好的事情。”

他對蒼白人的驕傲所作的批判是：他們“把悔改和厭惡混為一談”。悔改是針對罪而言，而厭惡常是針對被造之物。在西方有諾斯底主義或靈智主義，厭惡有形、物質的肉體；在東方也有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的觀念，佛教的一些看法與此類似。但在基督教的眼中，這些都是混淆了罪惡的蔓延和被造之物的豐富。

科技給生活帶來了很多方便，但這是否意味著更美好？現在人們不像一百年前那麼自信了。路易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最後，約翰勝過了情欲的誘惑，征服了北方的惡龍，並因此獲得了堅強的品格，而美德也戰勝了南方的惡龍，獲得熱情。最後他們一起歡樂地回到了天家。



### 後記

路易斯曾兩次試著把自己歸信的經歷寫出來，但都沒有成功。1932年8月，他到朋友那裡去休假，就在那兩個禮拜，《天路回程》“突然冒了出來”，文辭泉湧；就像約翰·班揚創作《天路歷程》一樣。我們也因此和路易斯一起經歷了這一趟旅程。✚

作者從事文字事奉，譯著《天路回程》於2014年底出版，本文節錄自他所寫的導論。

# 羌人與羊文化

花東傑



**恭**讀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李靈牧師「解析文化與圖騰——兼談羊文化成立嗎？」一文，收穫頗多。李牧師在文章的起頭說，他對「羊文化」的概念有所質疑，以此文作為引玉之磚，希望引起討論。因此筆者也樂意拋磚引玉，提供淺見。

筆者認同李牧師所強調的「聖經否定圖騰文化」、「教堂不是教會」、「當避免把十字架當作聖物圖騰」等觀點。但是文中有關「羊文化」的幾項敘述，筆者認為有澄清的必要。

李牧師說：「中國傳統文化曾經對“羊”推崇，是因為把“羊”作為“圖騰”物。許多文明的發展，都經過一段“圖騰”崇拜的歷史。」又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羊崇拜”（或者崇拜羊）是“羊圖騰”文化。」最後說：「古代羌人崇拜“羊”是屬於“圖騰崇拜”。」這些敘述是否客觀真確呢？以下從近代羌人與古代羌人兩方面來談。

## 近代羌人與以色列習俗相似

筆者手上有一份資料，名為《失落在東方的羊兒》，研究羌人的信仰生活。其中羅列羌人與以色列人眾多相似之處，包括獻羊與無酵餅為祭給天神，祭司服飾，祭壇、房屋的材料樣式，大衛之星的圖案，完整的獻祭程序，成人禮、婚禮的執行，在門框上塗羊血或掛紅布等。

汶川大地震之後，筆者曾於2008年與教會團隊一起去到災區探視。該災區有不少羌族，接待我

們的專業導遊便是羌族姑娘。她說：「我們的祖先原來在西方，因逃避追兵而跑到中國來。逃跑過程有天神幫助，祂在追兵與我們族人之間放下屏障阻隔，我們才能安然抵達中國這地方。」又說：「羌人喜歡羊，但我們不拜羊，我們是殺羊獻給天神，並且也吃羊。我們與印度完全不同，他們喜歡牛，拜牛，不吃牛；我們雖喜歡羊，但不拜羊，且吃羊。」

筆者親眼看到他們的房屋，每間的屋簷側邊都有羊頭的代表物，高掛在牆面，有的複雜，有的簡單，各家不同，但都一眼就可看出是代表羊。

這是他們的圖騰嗎？如果圖騰的內涵或定義只是代表認同，那麼這就是他們的圖騰；然而若照李靈牧師的說法，圖騰的定義包含崇拜，那麼這並不是他們的圖騰，因為他們並不崇拜這東西。

羌族最隆重的民族節日為一年一次的「祭天會」和「羌曆年」，分別於春秋兩季舉行。春季大約在農曆五月麥子初熟的季節，祈禱風調雨順，殺羊祭天。秋後收割的季節大約在農曆十月，答謝天神賜予的五穀豐登，過年拜神。可謂春禱秋酬，與以色列人每年過逾越節及住棚節極其相似。

「祭天會」最主要的活動，是宰殺羊或牛祭天，那是悔改求福的大日子。祭天的作法幾乎與聖經的記載完全一致，其基本程序如下：

1. 精選上好的羊。
2. 舉旗、吹號鳴鑼：頌天調。
3. 穿上細麻衣，拾羊獻祭。
4. 用香柏樹煙和聖水潔淨祭物。





5. 敲羊皮鼓，聆聽天神的聲音。
6. 按手在羊頭上，唱祝福辭。
7. 殺羊祭祀。
8. 在四角祭壇上塗抹羊血。
9. 高舉獻祭的羊敬神，舊時還會鳴槍謝神。
10. 在天然石頭疊砌的祭壇前擺設羔羊的血、無酵餅和十二塊白石。
11. 在神壇前焚香謝神感恩、請願、還願、祝福。
12. 男丁朝見神。放下羌刀，謝罪求福。
13. 長者為年少的或參加成人禮的少年點羊血賜福。
14. 烤羊肉，全寨分食祭祀羔羊。

依以上資料來看，羌人有可能是以色列人的後代。他們所使用的符號、用語，也有一些與希伯來文相似之處。倘若真是如



此，我們就可以瞭解為何羌人沒有拜羊，而是以羊為祭獻給天神，並求天神賜福族人。因為這不是出於人的宗教行為，而是源自神啓示的信仰。

## 古代羌人承襲挪亞信仰

李靈牧師在文中另外說到：「炎帝的族姓是“姜”，可以認為，姓從母系，姜即為羌。」這是一個很好的引言，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談古代羌人，並且與上段成為對照。

姜與羌意義相似，一般說，姜是羊的女兒，羌是羊的兒子。筆者認為，這兩個字可能是在表達：「人是牧者上帝的羊與兒女。」

羌人若認為自己是「羊的兒女」，就可能去

拜羊。但他們並不拜羊，而是殺羊獻祭，所以比較可能是看自己為「上帝的羊與兒女」；獻羊等於是獻上自己。這角度與聖經對人的看法一致。舊約或新約都提到人如同羊，上帝如同牧人；在獻祭的事上，也是羊代替人的地位去受死或奉獻。

關於羌人與華人的關係，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炎黃研究所所長、中華民族史專家何光岳說：「羌有一支形成炎帝族與黃帝族，一支形成甘青高原的諸羌，一支向西南遷徙，後來形成域外諸羌，還有向四方遷徙，與周圍各土著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族群。」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中國社科院客座研究員王明珂說：「歷史上一波波的西方羌人進入中土，稱為中土之人；但較晚東進的羌人卻被中土之人視為戎狄羌番，受到驅逐征伐，這是歷史的荒謬。」

這兩段話提供了大致的輪廓。古代羌人與炎黃相關，羌人一波一波東進，又經歷多次分化，向東、向西、向北、向南遷徙，繁衍為中華大地的諸多民族。這個「羌」乃是閃的後代，是華夏民族的祖先。

近代羌族是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在中國，他們則可能是以色列的後代；那段時間恰好為以色列亡國之後的一段時期。他們被排斥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時空的阻隔，古羌（閃的部分後代）與近羌（以色列的部分後代）早已不相識了。

近代羌族的信仰生活、獻祭模式等與聖經一致，倘若他們是以色列的後代，這就不足為奇。但古代華人為何也有與聖經相似的信仰內涵及獻祭方式呢？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們繼承了挪亞及閃的信仰。

筆者曾在恩福季刊總47-50連續四期連載〈華人回家：創世記與先祖〉一文，其中詳述華人向上帝獻羊為祭的信仰傳承。大致內容說到，亞伯獻羊羔為祭，蒙神悅納，得了稱義的見證（希伯來書11:4）。這個救恩之道一直傳承到挪亞，因此挪亞出方舟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築壇獻祭。

獻羊贖罪這件事，藉由挪亞傳給閃，以及閃的後裔。華人乃是閃的後裔，因此傳承執行了這項祭禮，並呈現在眾多中國字、古籍之中，以及君王祭天的實際行動中。

《史記》封禪書中詳細記載古時天子在泰山祭天，最早從無懷式、虞羲、神農、炎帝、黃帝就有了，因此很可能就是閃的後代（古羌）所傳來的。這個獻祭給皇天上帝祭天大典，一直執行到清朝被推翻才停止。

中國天子的獻祭與以色列祭司的獻祭相仿，祭物必須完全沒有瑕疵。這是因為這祭禮是羔羊基督贖罪的預表。  
The sacrifice of Chinese emperors must be without blemish, so is the offering of the Israelite priests. It is because the sacrifice is a type of Christ, the Redeeming Lamb for our sins.

## 羌人獻祭預表已由基督成全

閃族、古代羌人、古代華人、以色列人、近代羌人的「羊文化」，乃是「認同自己是上帝的羊，獻羊給上帝，吃羊，不拜羊」；這是正面的，但只是預表。從救恩的成就來看，現今已經不需要獻羊為祭給上帝了，因為獨一的永恆羔羊已為全人類獻祭贖罪。

論到獻祭給上帝的重要性，論語記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禮記記載：「祀帝於郊，敬之至也」（禮器）。易經說：「聖人亨以享上帝。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經）。論到祭物的品質，孔子說：「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矣，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禮記月令）

中國天子的獻祭與以色列祭司的獻祭相仿，祭物必須完全沒有瑕疵。這是因為這祭禮是羔羊基督贖罪的預表。聖經說：「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罪行，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嗎？」（希伯來書9:13-14）

今日華人基督徒如果要發揚光大「羊文化」，就是要幫助更多同胞及世人認同自己是大牧者基督耶穌的羊，並且帶領他們來「吃喝羔羊基督、敬拜羔羊基督、效法羔羊基督」。

作者從事牧會及神學教育，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專研「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著有《跨越鴻溝—在華人文化處境中詮釋罪》一書。

資料來源與延伸閱讀：

1. 何光岳。《氐羌源流史》。2000。
2.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2003。
3. 耿少將。《羌族通史》。2010。
4. 季富政。《中國羌族建築》。1997。
5. 呂思勉。《中華民族源流史》。2009。
6. 國家民委編《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之《羌族簡史》。
7. 李貧。《偉大的中華民族——羌族》。2010。
8. 陳興龍。《羌族釋比文化研究》。2007。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建議奉獻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建議奉獻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建議奉獻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建議奉獻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 激活真理意識

## ——從莊子的“辯無言”談起

謝文郁

在中國思想史上，真理問題並不突出。不過，我們還是能追蹤到蛛絲馬跡，尤其是先秦時期的真行情結。

春秋戰國時期周朝社會混亂，個人行事缺乏共同規範，從而刺激了思想界，對秩序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問題作出思考。具體來說，當時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社會秩序才是好秩序？個人應該如何為人處事才合適？

這些問題的歸結點是：何為“道”（既適用於社會也適用於個人）？“道”這個字內含有“正道”——即真理——的意思。這場爭論涉及整個社會，出現了所謂的衆說紛紜、“百家爭鳴”現象。

莊子在《齊物論》中，把這一現象簡略歸結為“儒墨之是非”問題，進而從認識論的角度加以分析，認為這些爭論必然陷入“辯無言”的邏輯困境。

### 辯無言的困境

莊子認為，各家在闡述自己的立場觀點時，以自己的學說為基點來作判斷，結果不免指出：任何與之相衝突的觀念都是錯誤的。這便是所謂的“是非之爭”。

“誰是誰非”是個判斷問題，而判斷就牽涉到以什麼為標準。所以，有是非之爭，就無法避免討

論真理標準問題。而對真理標準的探討，在哲學上屬於認識論的範疇。

莊子用“正之”一說來表達這問題。比較起來，莊子的論證思路和希臘懷疑主義的真理標準論證，基本是同一思路。他談到，是非之爭需要真理標準來證明。對爭論的任何一方來說，凡符合自己想法或思想體系的，才是正確的。然而，以自己想法或思想體系為“真理標準”，是一種循環論證。若爭論者各自堅持自己的“真理標準”，就等於沒有真理標準。

在爭論雙方之外，能否找到一個共同的真理標準呢？莊子認為不可能。如果這“真理標準”和我的思想體系相同，那麼，我就不需要真理標準。如果相反，那麼，我憑什麼要接受它？沒有人會接受一種與自己的思想體系對立的原則作真理標準。

實際上，一旦提出真理標準，我們就可以追問：它憑什麼作真理標準？而追問一個真理標準的根據，等於要求在它之外再立一個標準，從而導致了真理標準的無窮後退。莊子把這個困境稱為“辯無言”。

### 放棄是非之爭？

無法確立真理標準，等於無法在認識論上解決是非之爭。

另一方面，是非之爭還涉及為人處事以及管理社會等問題。如果真理標準問題在認識論上解決不了，那麼，人應該如何生活？這就直接涉及了人的生存問題。莊子指出，如果人們想在解決是非之爭後才去生存，而真理標準又是一個無解的問題，那麼，人就無法生存了。

倘若在是非之爭中堅持自己的立場，認為這就是真理，就等於採取獨斷的做法：否定其他學說。是非之爭是相互否定。獨斷的做法在社會生活中必然造成相互對抗和衝突。用莊子的話來說：“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因此，莊子主張放棄認識論的是非之爭。



莊子強調，是非之分是人為的；如上所論，這在認識論上是無法辯論清楚的（“無辨”）。 Zhuangzi emphasized that right and wrong were decided by man. In epistemology it could not be made clear through debating as explain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是非之爭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個事實。在認識論上放棄是非之爭，並不意味著從此這個世界上沒有這問題。因此，如果認識論無法解決，我們就應該另闢蹊徑。

## “無竟”的境界

在《齊物論》中，莊子試圖在“無竟”和“物化”的說法中，提出一種生存上的解決途徑。

莊子強調，是非之分是人為的；如上所論，這在認識論上是無法辯論清楚的（“無辨”）。既然如此，執著於辯論就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是非之爭是一種現實存在，莊子並不是簡單地否定這個事實；只是這種爭論必然沒有結果。

因此，莊子認為，正確的處理方式是任其自然。擁有某種觀點時，不要視之為絕對真理，因為此時為真，彼時卻為假。在時間中，是非之間沒有固定不變，只有相互轉化。只要不執著其真理性，人就可以不受是非的束縛。這是“無”的境界，也是生存的自由狀態。

對莊子來說，放棄認識論的是非之爭，人就可以回歸生存的起點。在是非之分消失之後，人在生存中便進入一種可能性狀態；其中的各種可能性會同時呈現。任何一個可能的選項都不會比其他選項更令人嚮往。莊子稱此為“寓諸無竟”的生存狀態。“無竟”又作“無境”，指一種不辨是非的境界。在“無竟”中，人的生存面對全部可能性；而每一個可能性都是平等的。這是“真人”生活。

## 自然“物化”

在人的生存中，“是”（好的或對的東西）引導人們對它追求，而“非”（惡的或錯的東西）則讓人逃避或加以拒絕。是非之爭，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爭鬥不止的根源。對於人的生存來說，如果能夠絕對有把握分辨是非，即把握了絕對真理標準，那麼，在判斷選擇上就能總是正確無誤。這是一種認識論上的期望，但卻也是根植於生存上的追求。這亦是人的真理意識的產生根源。

人在生存中，每時每刻都面臨判斷和選擇。當他在意識上指向某個方向時，就會在判斷選擇上追求這個方向。就其尚未實現而言，它是一個可能性。因此，人的生存是一個使可能性得以實現的過程。人總是在某種可能性的現實化過程中生存的。

莊子認為，從可能性到現實性轉化的過程，乃是一個“物化”過程。他用“蝴蝶之夢”來說明這一點。當人消除了視角差異之後，人無法分辨是

非。但是，這種視角差異又是現實存在：“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就字義而言，這裡的“物”指的是一種現實存在，包括人在一定視角中對事物的分辨（也包括了是非之辨），以及在不同視角中對它的不同認識和評價。“化”則是指，它是從“無竟”中轉化出來的。就其原始狀態而言，它和其他事物並無分別。但是，在人的視角中它是某一物。

在另一篇文章《大宗師》中，莊子對“物化”做了一些形像說明。他認為，對“無竟”和“物化”有充分的認識的人，都是“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意思是說，在這些真人的心目中，“無竟”中的可能性是平等的，因而它們的“物化”就沒有所謂的好壞是非之分。假如有一日，他們的左臂變成公雞，右臂變成彈弓，臀部變成車輪，靈魂變成駿馬，甚至他們的身體死後成了鼠肝或蟲臂等等，在他們看來，都不過是自然的物化，不必大驚小怪。公雞、彈弓、車輪、駿馬、鼠肝、蟲臂等等，自有它們的用處。因此，他們絕不會執著於任何一個可能性。這種不執著而順其自然的“物化”，才是真正的生活！

莊子在《大宗師》中談論“物化”時，不斷地使用“造物者”一詞。比如，他說：“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不過，他並沒有討論造物者造物的計劃和過程。也就是說，他的造物者並不是一個有思想有計劃的主體。雖然“物化”過程是由造物者主宰的，但是，造物者並不像人那樣有判斷地選擇某些事物，並排斥某些事物。

人在“寓諸無竟”而順從“物化”的生活中，無需尋思造物者的計劃。換言之，莊子的造物者對於人的生存來說，完全不具認識論的意義。

“真人”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和可能性同在。“真人”不會追問“哪一個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好”這樣的問題。這種追問只會破壞造物者的工作，並給自己的生存帶來無謂的是非之爭。“真人”接受任何一種可能性的“物化”，並安於其中。在莊子看來，“真人”的生活擺脫了是非之爭，可以逍遙地生活。



關鍵是：我們如何能夠獲得“造物者”的想法？如果能夠找到一條途徑，我們就可以重新激活被莊子所消解的真理情結。 The key point is to get to know the mind of the Creator. If there is a way to get it, then we may reactivate the pursuit of truth dispelled by Zhuangzi.

## 逍遙與解構

不過，這種不做判斷選擇而順其自然的逍遙生活，在常人眼裡是一種奇怪的生存方式。

比如，一個人要死了，他的妻子感到悲傷。這本來很自然。失去丈夫對於未來生存會帶來很多不便，如在感情上失去某種依靠，在日常家務和工作中失去幫手等等；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損失。因此，妻子的悲傷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但也包含了理性判斷。

人是在判斷選擇中生存的。人之區別於其他動物，就在於人是在判斷選擇中進入生存的。就人的生存而言，放棄判斷而順其自然（或自然無為），等於放棄生存。莊子所倡導的逍遙生活，對於人的生存來說，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深入分析莊子的逍遙生活，就會發現：這種生活是由人生存的內在所構成。正如莊子所分析的，當人在生存中固執自己的立場觀念或理想目標時，最終一定會陷入這個立場觀念或理想導向的限制。

是非之爭來自於視角差異；每一種視角都有其局限性。在莊子看來，這些視角之間的區別，如同“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之別。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就不會困死在某種視角中。從這個意義上看，莊子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解構自己的現有思想體系。

## 激活被消解的真理情結

《齊物論》關於是非之爭的分析，就傾向而言，是消極性的。所有的分析都指向它的困境。其結論也十分明確：是非之爭在認識論上沒有出路，因而必須消解是非之爭。這和柏拉圖形成鮮明對比。

柏拉圖強調真理在生存上的決定性意義，進而終其一生在認識論上追求真理。正因柏拉圖在關於真理的文本上，給出大量積極性的討論，人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不免感染上真理情結。而正是真理情結，驅動希臘思想家在真理問題上不懈努力，並導致了《約翰福音》文本的出現。

《約翰福音》的思路，是恩典真理論，強調：真理將自身彰顯，而真理追求者在信心中接受。這個思路激活了真理問題的討論。

我們能否激活莊子的文本，重新討論是非之爭？

我們先來看莊子《大宗師》中的“造物者”。“造物者”這個說法，隱含了莊子對“物化”世界

有序性和複雜性的某種深刻體會。萬物之間是相互關聯的。每一物的出現，在經驗中可以呈現為時間上的前因後果，因而有著某種秩序。在“無竟”中的平等可能性，究竟哪一種會“物化”？其實並非隨機雜亂的過程。“造物者”是“物化”過程的主宰，負責著其中的有序性。因此，“造物者”這說法隱含著某種思想和計劃，即：“物化”是一個事先安排好的活動。

但是，為了徹底排斥認識論問題，莊子並不要求讀者去尋求和體會“造物者”的思想計劃。於是，“造物者”除了在想像中被高高架空之外，他的造物過程和人的生存似乎毫無關係。

然而，如果“物化”是一個被主宰的過程，人能否對這個主宰的思想計劃有一定的理解，進而能夠按照、遵循或適應這個計劃，在此基礎上使自己的生存不至於與之相衝突？

反過來說，如果“造物者”的思想計劃完全不能為人所知，那麼，莊子憑什麼說有那麼一個“造物者”在管理“物化”？

關鍵是：我們如何能夠獲得“造物者”的想法？如果能夠找到一條途徑，我們就可以重新激活被莊子所消解的真理情結。

讓我們繼續分析“造物者”這個想法。實際上，當談論“造物者”的思想計劃時，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談認識論，從而不能不涉及真理問題或是非之爭。莊子對其中的邏輯關係有相當完整的理解。一方面，他提出“造物者”，以回應人們對“物化”之有序性的體會；另一方面，為了逃避認識論的陷阱，他切割了“造物者”的思想計劃和人的生存之間的聯繫。

我們認為，莊子的這一切割相當武斷。他似乎沒有考慮如下兩種可能的狀況。儘管“造物者”的智慧不是人的心智所能認識，但是，如果“造物者”願意把自己的智慧向人敞開，而人又能憑著信心去接受，那麼，人的心智還是可以獲得“造物者”的智慧。或者，人一旦認識到自己心思意念的狹窄性和有限性，而求“造物者”開恩，向人敞開他的智慧。在這兩種情況下，“造物者”在“物化”中的思想計劃，就可以和人的生存發生關係。

這樣一來，“是非之爭”這個認識論問題就可以重新開張。

我想，重新激活中國思想界的真理問題意識，是可行的。☪

作者任教於山東大學及北美華神

# 超越法制的法治

王忠欣

人是社會人，與他人  
在群體中必然產生  
各種各樣的關係。如何規  
範、處理這些關係，是人  
類每天都要觸及的重大問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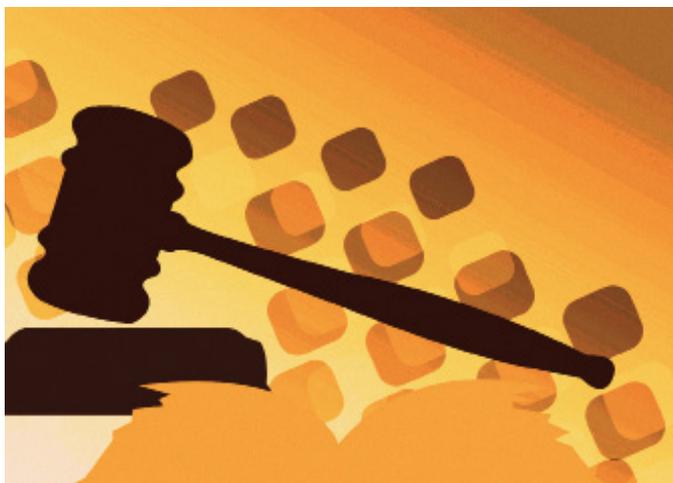
在野蠻時期和中古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弱肉強食，或由君主、帝王來決定。君主帝王制訂各種規矩、律例、法規，來統治百姓、管理社會；人與人之間因而有了一定的規範，在處理各種關係時，有規則可依循。然而，這些規則都是君主帝王用來統治百姓的，他們自己並不在這些律例的制約之下。所以這種人際關係的處理方式被稱為“法制”。“法制”可以說是中古時期處理人際關係的最高水平。

近代以來社會不斷進步，文明不斷發展，人際關係的規範和處理也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法治”開始出現。“法治”的涵義是說，人人都在法律之下；沒有任何個人、黨派、領袖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它擺脫了因君主帝王喜怒無常所導致的人際關係不確定、不穩定，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有規可循，社會更加公平公正，也更加理性。只有在“法治”之下，人類的生命和尊嚴才能得到最起碼的保障。

“法治”這種現代文明，其思想和實踐首先出現在西方。西方的宗教信仰，或者說文化底蘊，乃是基督教。基督教對法治的產生起了重要的啓示、示範和推動作用。如果沒有基督教的滋潤，西方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要緩慢很多。

## 約與法：守法精神

基督教是一種契約宗教。其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天地萬物的創造主與人類立約；通過約定來規範上帝與人的關係，進而規範人與人的關係。對基督教而言，“約”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基督教的經典《聖經》，另外一個名字是《新舊約全書》，強調



上帝與人訂立的約。

《聖經》中充滿了上帝與人立約的記述。在《舊約聖經》中有上帝與亞當夏娃的約、上帝與挪亞的約、上帝與亞伯拉罕的約、上帝與摩西的約；在《新約聖經》中有基督與門徒訂立的約。“約”是對關係的一種規範，明確雙方的責任和義務。雙方

都去遵守，關係就達到一種和諧與完美。而當一方不遵守約時，關係就被破壞。違約也就成為罪的開始。所以，“罪”就是不遵守約定、毀約、沒有誠信。

在基督教信仰中，信徒面對的是看不見的上帝。要遵守這些約，靠的是信徒的自覺與自願，而不是強迫。在千百年的基督教信仰實踐中，千千萬萬的信徒在信仰的驅動下，自覺自願遵守約，養成了守約的精神，這也是基督教信仰可以延續數千年興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約”是在信仰層面上規範神與人、人與人關係的規則；法律則是在世俗、社群層面上規範人與人關係的規則。在西方的社會和歷史中，絕大多數民衆都是基督徒，或在基督教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下，他們的血脈中已經養成守約的精神。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他們都可以自覺地遵守約；在世俗的、有人監督的社會中，自覺地遵守法律，對他們來講則更為容易。

耶穌基督曾說：“我來不是為了廢除律法，而是為了成全律法”（馬太福音5:17）。所以對基督徒來說，並不是只需要遵守神人之約就可以了，也要在世俗社會上遵守規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法律。由此可見，基督教守約的思想，對法治狀態下守法精神的養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 法律的尊嚴：無人凌駕其上

要實現法治，必須建立起法律的尊嚴，使所有人在法律的制約之下，而不能有凌駕法律之上的

要實現法治，必須建立起法律的尊嚴，使所有人都在法律的制約之下，而不能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者或特權階層。In order to realize "rule of law", the dignity of law must first be established. All people alike are under the law. No privileged ruler or class should be allowed.

特權者或特權階層。

如果只是從制訂法律的角度看，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但很多國家卻並不是法治國家，究其原因，就在於它們的法律是用來統治和約束百姓的，統治者或特權階層卻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制約。這樣，法律的尊嚴就建立不起來，成了一紙空文，沒有人認真、嚴肅地遵守，法治也就成為空談。

法律尊嚴的建立，特別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的思想和實踐，與基督教有著密切的關係。最早的例子可追溯到中世紀早期。

當時，基督教興起了修道院運動，而本尼迪克修道院尤其成為其中的典範。公元529年，羅馬人本尼迪克(Benedict)在羅馬附近創辦了該修道院，它的一個突出特色，就是制訂了《本尼迪克規章》作為院規。

《本尼迪克規章》是管理修道院生活的書面法律。



在修道院中，院長握有絕對的權力，然而他必須遵守規章，並且在修道院的所有重要議題上，必須獲得修士們的一致同意。在修道

院中，修士們每天都要讀一章院規，日積月累，他們就熟記了院規的所有規條。在中世紀的歷史上，屢屢出現院長違反院規，而修士們拒絕院長權威的情況；院長被罷免，再選舉出新的院長。所以修道院院長的權威並不是絕對的，而是要受到書寫下的院規的制約。

這種管理模式雖然只是在中世紀的修道院中實施，但卻逐漸影響和滲透到西方的世俗世界中。因為許多本尼迪克修道院的修士都擔任國王、王子的顧問和行政管理者；並且許多皇帝、王后也都在修道院中生活過，受到《本尼迪克規章》的影響；他們在世俗事務的管理中也會參照修道院的模式。由此，在西方基督教影響的社會中，法律尊嚴的思想比較容易建立和實行。

一份書寫的法律成為人民自願遵守的權威，沒有任何人能凌駕其上，這種思想和做法的最終形式就是憲法。特別是美國的憲法，可以說就是《本尼迪克規章》在世俗世界的翻版。一個法治的社會，

是以憲法為根本大法、任何個人和黨派都不能超越其上的社會。

## 對惡的制約：司法獨立

真正的法治必須是司法獨立。如果司法系統被任何個人和黨派所操縱，那麼，所出現的只能是法制(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

在一個社會或國家中實現法治，必須將社會或國家的最高權力進行分散和制衡，防止出現獨裁，因為獨裁與法治是不兼容的。將國家的最高權力分散為三(行政、立法、司法)，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法國的孟德斯鳩；而最早實現這一理念的，則是美國。

在美國的分權實踐中，產生影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對“罪”的警覺——即對權力帶來腐敗的警覺。“罪”是基督教神學思想中一個基礎性的觀念。基督教認為，人是有罪性的，即有犯罪的傾向；只要有機會、有條件，人人都會犯罪，做出違背神人之約、人人之約的行為，所以必須時刻對人的罪性有所警覺。

早期在美洲殖民地時期，大多數居民都是基督徒，在基督教信仰的巨大影響之下，罪的觀念深入人心，使人對權力的過分集中抱有高度的疑慮和警覺。

美國建國時，聯邦權力空前集中，使人民更加不安。當時籠罩在北美上空的恐懼情緒，就是害怕美國又回到中世紀歐洲的狀態，形成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所以在聯邦頂層權力設計時，基督教“罪”的觀念開始散發影響，促使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將最高權力一分为三，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離，彼此獨立且互相制衡。有了司法的獨立，個人或黨派的操縱就被最大限度的避免。司法判案只以法律為標準，黨派政治的影響被限制到最低點。

迄今為止，在處理和協調人際關係上，人類能夠想像及實現的最佳方式，仍然是法治。這一首先產生在西方的理念與治理模式，與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主體——基督教——息息相關。✠

作者為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





# 葛蔭華

## 擎炬湖南的福音使者

姚西伊

不放棄，1901年6月終於來到首府長沙。其他西方傳教士曾嘗試進入這座省城，然而都失敗了。例如，1898年時，宣道會的傳教士亞歷山大（B. H. Alexander）得到入城傳福音的許可，但他必須住在城牆以外。1901年6月，兩位守城的中國士兵在演習時受傷，葛蔭華挺身而出，為他們包紮傷口，因而贏得當地官員的信任，後來他們讓葛氏定居在城裡。因此可以說，他是內地會和其他差會能進入這座城的關鍵人物。

1902年，葛蔭華與葛懿伯（Elizabeth Tilley）結婚，這對新人從長沙的家開展了一系列事工。

1905年6月，在他們家裡發生了一件大事。6月2日，他們接待了內地會總主任戴德生，那是戴氏頭一次到長沙；然而第二天，他便突然辭世了。



雖然葛蔭華是以醫療傳教士的身份到中國來，在最初的幾年他也以這類事工為重點，但是綜觀他畢生的服事，他事工的中心總是傳福音。他曾巡迴傳道，以湖南省各城市為中心，進行街頭佈道，發福音單張。他倚重所培養的本地助手，在早年外出佈道時，至少有李姓和楊姓兩位華人傳道經常在他左右。

十九世紀末，湖南省被認為是全中國最困難的宣教工場。不僅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而且仇洋情緒高漲。湖南是反基督教刊物的大本營，反傳教士活動的溫床。然而，由於它位於全國中央，人口密集，所以仍舊吸引西方傳教士前來。早在1860年代就有幾位傳教士想進入，內地會（CIM）尤其積極，欲建立橋頭堡。可是湖南一直頑強抵制，攔阻傳教士進入。

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有一些傳教士成功打開湖南的門，內地會的醫療傳教士葛蔭華（Frank Arthur Keller, 1862-1945）便是其中之一。

葛蔭華1862年5月26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州福普蘭市（Fort Plain）。他於1892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然後進入紐約的阿爾班尼（Albany）醫學院就讀，1896年畢業，取得醫師資格。學生時期，他活躍於“學生海外傳教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1892-93曾擔任旅行幹事一年。完成學業後，他即加入內地會，於1897年來到中國。經過短暫的語言訓練，他便被派往湖南，在那裡奉獻出自己的一生。

### 早期的事工

葛蔭華在湖南的事工，起初舉步維艱。1898年10月進省之後，曾兩度被當地暴民趕走。但他並

葛蔭華利用湖南的河流網絡，動員當地華人信徒，組成巡迴佈道團，乘人力船出發。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iver network, Frank Keller mobilized the Chinese believers to use manpower boats to do circuit evangelism.

初到湖南不久，葛蔭華便在北美發展出一個相當有力的後援支持網絡，其中包括李曼·司徒沃 (Lyman Stewart, 1840-1923)。他是協同油業 (Union Oil) 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北美幾個基要派重要事工的主要支持者。葛氏的傳教經費大部分由他提供。

葛氏用這些錢僱用華人助手，向各個宣教出版社和聖經公會購買福音材料。李曼的兄弟彌爾頓 (Milton Stewart) 也成為葛氏的堅定支持者，主要是透過他設立的彌爾頓佈道基金 (Milton Stewart Evangelistic Trust Fund)，這個基金相當雄厚且有影響力。

## 屋船佈道團

1909年，葛蔭華的事工有一個很大的轉變。當時，外國菸草公司有時會派銷售員，作蒸汽船到各地，向住戶發放香菸樣本；有些銷售員到了長沙。這些人的行銷熱忱和技巧對葛氏產生很大的觸動。他後來寫道：“當我們看到他們勤奮工作，聽到他們長遠的計劃，想到成千上萬的村鎮和那裡的民衆從未聽說過基督，從未看到一本上帝的話語，然而很快卻學會吸菸，我們的心中充滿了羞愧，同時湧動著遠大的理想，要為了那位大君王同樣地計劃周全，運作得宜，行動迅速。”此後，他並沒有完全放下醫療傳道，然而漲溢在他心中的佈道熱忱找到了一個新途徑。他的重心不再是透過行醫來佈道，而是用更直接的方式來傳福音，如，開研經會及辦神學教育。

葛蔭華利用湖南的河流網絡，動員當地華人信徒，組成巡迴佈道團，乘人力船出發。1909年7月30日，由楊熙少率領的第一隊六位傳道人出發了。他們所用的人力船，其實是浮動的傳教站，有臥室、廚房、餐廳、和供崇拜與讀書的大房間。船沿著河走，停靠各個鄉鎮，傳道人兩人一組出去，逐家探訪。有時船會泊在一處幾星期，讓佈道隊在岸上，向當地聚居的人傳福音。第一隊佈道團出去了36天，在湖南走遍七個地區，分送了190本聖經，8,244本福音小冊。

在葛氏的帶領下，這個事工快速成長。到1912



年，傳道人增加到24位，分成七隊，到全省更多地方去。次年，人數增為28位。從1911到1916年，佈道團總共探訪了363,767家，分送了17,837本新約聖經。從一開始，葛氏就指明：“這事工的首要目標，是協助在湘工作的差會，儘快而徹底地把福音傳給本省的兩千兩百萬百姓。”因此他堅持，佈道團“只有應在某區負責的宣教士之請，我們才進入該區”。

葛氏不斷努力保持佈道團的本土化。雖然他們向葛氏與其他差會提供報告，“每位成員的行為完全是向其受過訓練的華人領袖負責。”因此，他非常注重華人信徒的訓練。逐漸，屋船事工在神學訓練方面慢慢擴大。第一隊的行程，隊員日常行事曆已經安排了研讀聖經的時段。每天早上十點之前，他們要禱告並研讀聖經，然後才進行佈道。大約工作到下午四、五點，回來之後，晚上還要讀書，並分享白天的經驗。後來又加進了聖經、神學、教會歷史、講道法、甚至聖樂等課程。學生一方面去佈道，一方面學習，兩年可以完成學業。屋船除了是浮動的佈道基地，也成了浮動的聖經學校。

葛氏屋船事工的經費主要仰賴美國的支持（他估計每艘船及設備要價約\$3,500）。彌爾頓佈道基金，以及彌爾頓的遺孀瑪麗 (Mary W. Stewart)，是這項事工主要的經濟來源，一直到1934年。以後的幾年，由於美國經濟進入大蕭條，一直靠賴美金支持的葛氏事工，也陷入財務困境。

## 南岳秋令研經會

葛氏還在進行屋船事工時，目光已轉向另一個佈道地點：南岳。南岳位於長沙以南約130多英里，是中國著名的五岳之一，也是儒、釋、道的聖山。每年秋天，成千上萬的朝聖者從全國蜂擁而來，到山上無數的寺廟去膜拜。



1909年秋，英國衛斯理差會的傳教士沃倫 (G. G. Warren) 組織了一個佈道團，去向南岳的朝聖者傳福音。葛氏受沃倫的負擔影響，決定加入其團隊，並向北美募款，購買聖經來散發。一位德籍內地會傳教士借給他們一處房產，就在名為南岳垓的

1916到1930年是湖南聖經學校的黃金歲月。

The years from 1916 to the early 1930s were the golden years of Hunan Bible Institute.

小村中，位於南岳山腳下，地點十分適中。村內有一所大廟，也有幾條上山的路。



幾年之後，沃倫離開，葛氏接手這個事工，把它變成一年一度的活動，將研讀聖經和佈道結合在一起。南岳垓的房舍經過擴建、整修，每年九月，屋船事工的成員和華人教會領袖，以及從湖南各地來的信徒，聚集到那裡三個星期。他們每天早晚讀經、禱告、分享，並邀請許多著名的華人和西人教會領袖來帶領聚會。到1918年，這活動平均每年吸引了八十人，來自十至十二個不同宗派。

南岳秋令研經會（或稱南岳聖經學校）中，佈道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天下午兩點到六點，與會者都被差出去，向回家的朝聖者傳福音。他們請這些人喝茶，並分享福音內容。他們也在通往廟宇的路上架起基督教的海報。到1916年秋天為止，佈道隊接觸到的朝聖者約四萬人；總共送出39,600張聖經摘錄，20,000單本福音書。果不其然，向朝聖者佈道的工作出現衝突，當地宗教領袖大力反對葛氏和他的事工。僧侶和道士要朝聖者把福音小冊燒燬。一些廟宇甚至設法要買下聖經學校的房產，把葛氏的事工徹底趕出去。葛氏沒有向壓力低頭，繼續與“異教主義”抗爭，不斷努力“宣揚認識我們救主基督福音的知識”。

## 湖南聖經學院

湖南聖經學院（Hunan Bible Institute）的創立，無疑是葛蔭華傳教事業的最高峰。他向來認為訓練本地教會領袖為當務之急，屋船事工包含的培訓以及南岳研經會，足以見證他對神學訓練的重視。他曾經想把南岳聖經學校發展成一永久性機構，但後來他選擇長沙，作為新聖經學校的校址。

1916年，湖南聖經學校（後改名為湖南聖經學院）正式成立。那一年李曼·司特沃決定，葛氏在湖南的事工他要完全負責支持。這個決定讓葛氏於1916年把手邊的事工與即將創立的湖南聖經



學校合併，完全隸屬於洛杉磯的拜奧拉聖經學院（Biola）——一所司特沃資助的學校。因此，湖南聖經學院也常被稱作“拜奧拉福音佈道部”、“拜奧拉在中國”或“拜奧拉中國分校”。

1916到1930年是湖南聖經學校的黃金歲月。彌爾頓基金會捐了\$355,000，蓋起佔地12英畝、氣派恢宏的校園，1927年竣工。（據一份1950年的報導，校園內有1間750座位的禮堂、20間課室、多間辦公室、4棟宿舍、1間大餐廳、6所住家、網球場、籃球場、足球場；財產總值為一百萬。載於 "BIOLA in China" 241-42。）這所學院服事全國超過二十個宗派的教會，新校園非常現代化又十分輝煌，讓人懷疑中國教會是否有能力維護。在葛氏的帶領下，學生人數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穩定成長，報名人數從1919年的39位，增至1922年的117位。1918至1929年，學院的畢業生總共有239位。



在這些年間，葛蔭華是學院的靈魂人物。他一直擔任院長，倍受學校教職員的尊敬。他的夫人葛懿伯也擔任女學生的教導工作。在這些年間，葛氏努力使教職員本地化。1920年末到1930年初，在他的帶領下，學院成功地招募到傑出的華人教師，他將全校許多部門都交由華人教會領袖和神學家來負責。到1931年，全校16位教師中，12位是華人。

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華人仍在教師中佔多數。他們不僅負責大部分的教學工作，也負責大部分部門的運作，從函授課程到後勤事務。在1930年代的中國，湖南聖經學院可算是擁有最佳華人師資的福音派神學院。教師中有陳崇桂（1884-1964）、成寄歸（1882-1940）。前者是全國各地奮興聚會的著名講員，又是甚有影響力的《佈道雜誌》的主編。後者是將“司可福研經課程”翻譯為中文的主筆，並透過盛行一時的函授課程，將時代主義介紹到中國教會。透過這些華人教師的努力，湖南聖經學院很快獲得中國福音派教會的信任，在1930和1940年代成為福音派神學教育的堅壘。

雖然湖南聖經學院成功地培育了優秀的華人師資，然而卻沒有能力自給自足；在葛氏管理校產

葛蔭華成立的湖南聖經學院以及相關事工，對於中國的福音派基督教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Frank Keller exerted a shaping influence upon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rough HBI and related ministries.

的時期，也未能完全實現自治。葛氏是創辦人兼校長，在學院極有威望，以他個人的魅力便能團結整個學校。他似乎並不覺得有需要去建立有效的行政結構或本地的決策機制。他和另一位長期教師兼財務長饒培德（Charles Robert），兩人是整個學院實際的權力核心。由於學校隸屬於美國拜奧拉的董事會，因此在中國從未設立自己的董事會。華人教師與職員雖然很能幹，可以管理自己的部門和事工，可是對學校的方向，或對關鍵性的大事，他們的聲音並沒有什麼影響力。

還有一件事也頗可惜。學院長期倚賴美國教會的資助，使得權力更加傾斜。葛氏的募款網絡是學校的生存命脈。拜奧拉負責收集捐款，並送到學院。在1920年初期，拜奧拉每年給學院\$30,000—\$40,000。直到1930年代中期，學院的學生都不需要繳學費。長期以來，葛氏顯然並沒有刻意鼓勵華人教會來支持，這成了學校重大的弱點。

原來葛氏是按聖經學校的模式來建構學校，但後來他不斷加強提升學術水平。到1930年代初，學校已經有很完整的課程，為受過不同教育背景的學生量身打造。高中畢業生讀兩年制，初中畢業生讀三年制，其他人則需先讀預科。最高的學位是學士。1933年，學校正式更名，從湖南聖經學校改為湖南聖經學院。但葛氏並不是要把學院變成學術象牙塔。對他而言，這所學校的目的是服事華人教會，因此，實務訓練和學術訓練同等重要。所以，他努力使屋船事工與南岳研經會繼續成為學院工作的重要部分。

從1931到1935年，差派出去的屋船每年六至八次不等。南岳研經會的學生人數，1922年為200，1924年上升到350。1926年之後，一年一度的研經會遷往長沙，又進行了十年左右，不過規模大為縮小。此外，在葛氏的鼓勵下，學院的師生主動發起幾次本地佈道活動，如，在報紙上刊登福音信息，到監獄、醫院佈道等。湖南聖經學院是很複雜的事工組合，不僅是神學院而已；在1920和1930年代，它成為帶動全國佈道的發電廠。

不過，在1935到1937年間，學院幾乎辦不下去，原因就出在行政管理結構不善。葛蔭華準備退休，而對於未來的計劃，華人教師與拜奧拉董事會的看法不同，雙方張力愈來愈大。董事會很可能將指定饒培德作接班人，而華人教授中有幾位卻比他更有名望，更受歡迎，因此大部分華人教職員都挺身反對。1935年6月，他們和一些長沙的華人教會領袖聯手，組成一個新董事會，宣稱接管學院；情

況延續了一整年。後來，拜奧拉董事會要求葛蔭華重組長沙董事會，才終於結束了華人的獨立。結果，學院失去了大部分著名的華人教師。葛蔭華心痛不已，稱這次爭論為“悲劇”。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學院再無法正常運作；直到1947年秋才恢復招生。

1937年，葛蔭華正式退休；次年，饒培德被任命為新校長。但葛氏又在長沙住了三年，到1940年才回洛杉磯。1945年7月24日，他在洛杉磯過世。在動盪的戰爭年代，湖南聖經學院是由饒培德帶領。由於無法正常辦學，校園經常成為難民營和醫療中心。戰爭結束後，學校恢復得相當快，可是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它至終在1950年代初期關門。

## 結論

在葛蔭華的那個時代，他並不算是最出名的在華西方傳教士，但他的事工卻絕對是獨一無二的。他並沒有特別主張哪種神學觀點，但是在1920至1930年代，從他對佈道的熱忱以及堅絕排斥其他宗教的態度看來，他應當屬於基要派陣營。他的本性是實幹家，十分低調，服事時絕不會高抬自己。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什麼他的成就雖不亞於當時其他保守派差會的領袖，但除了在湖南聖經學院和拜奧拉相關機構之外，他卻沒有什麼名氣。

他一輩子努力要使自己開創的事工本地化，然而他的記錄卻是摻雜的。在提升華人的參與程度與創造力方面，他相當成功；然而他並沒有使學院變成自立、自治的學校。當時自由派傳教士野心勃勃，辦了許多資金雄厚的學院，在這方面犯了不少錯誤，而福音派的傳教士也未能完全倖免——葛氏的失敗與學院的“悲劇”可以為證。

無論如何，葛蔭華成立的湖南聖經學院以及相關事工，對於中國的福音派基督教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他還扮演了一個關鍵性角色，就是透過著名的基要派人士如司特沃兄弟、和有影響力的機構如拜奧拉，使中國福音派教會與國際福音運動接軌。當他在世時，他非凡的成就並沒有為他在美國或國際間贏得名聲，但是直到如今，在中國教會界的神學與事工中，他遺留的影響仍斑斑可見。 

作者任教於戈登康威爾（Gordon-Conwell）神學院。

本文原為英文“The Legacy of Frank Authur Keller”，發表於 *International Bulletin*, Jan. 2015, Vol. 39, No. 1, ([www.internationalbulletin.org](http://www.internationalbulletin.org))，經該刊同意轉載，由本刊譯為中文。原文有26條註。



# 經歷“天恕”與“天佑”

## —被景教塑造的馮道（上）

李民舉

### 前言

上古文獻所記載的“天”，在很多語境下指的是具有性情的實體，學者們稱之為“人格天”，其內涵基本對應於上帝、或者耶和華上帝。“人格天”，具有創造的能力，賞罰分明，人要順服祂等等。<sup>1</sup> 最近在閱讀五代政治家馮道的文章時，發現他提出了“天恕”的觀念，就是被神饒恕，被神赦免。這是中國人心靈史上的一個飛躍。古人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而“天恕”的含義是上天願意赦免人類的過犯，這和基督教非常接近。

聖經詩篇32:2說，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有福的。被神饒恕，可說很久以來就出現在以色列人的觀念中。到了新約時代，耶穌基督為人的罪捨命，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後復活。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人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神面前，因為神已經赦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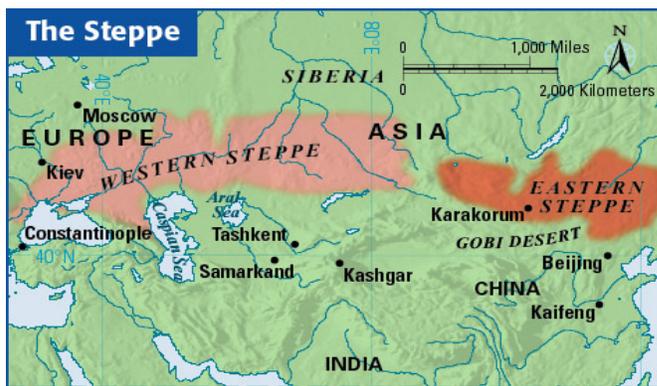
“天恕”觀念一直是儒家文化中所缺乏的。五代十國時期，政治家馮道（882年-954年）在總結自己一生時，明確提出了“天恕”觀，這是難能可貴的。

古代較常見“天佑”（被上天保佑），“天眷（被上天眷顧）”等詞語。“天恕”一詞較早出現在晚唐小說《聞奇錄》中，故事的大意是：一個天使犯了罪，被上天饒恕後，罰到人間。這就是“天恕”的最初含義。<sup>2</sup> 馮道把這個詞語用到人身上，說自己被上天饒恕。馮道是否和基督教有關係呢？這是本文想探究的內容。

### 一、從地域文化看景教影響

主後882年，馮道出生在河北道瀛州景城（今滄州西部）。河北地區是歐亞草原東段向南轉進的

交通要道。這一地區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彙通的基地，其中出土的羅馬文物可以早到三、四世紀。



1965年，遼寧北票發現了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東羅馬玻璃器（415年）兩件，<sup>3</sup> 充分說明早在南北朝時代，遼寧—河北地區就同羅馬世界有了接觸。



1975年，河北贊皇發現了東魏武平六年（575年）李希宗夫婦合葬墓，李希宗是東魏上黨太守贈司空（501-540年）。在女性屍骨（即崔氏，卒於北齊武平六年12月22日，即公元576年）附近發現了三枚拜占庭金幣。<sup>4</sup> 所出金幣是查士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甥舅共治時所鑄金幣。正面並列兩位皇帝的正面坐像，查士丁尼一世坐於右側。右手均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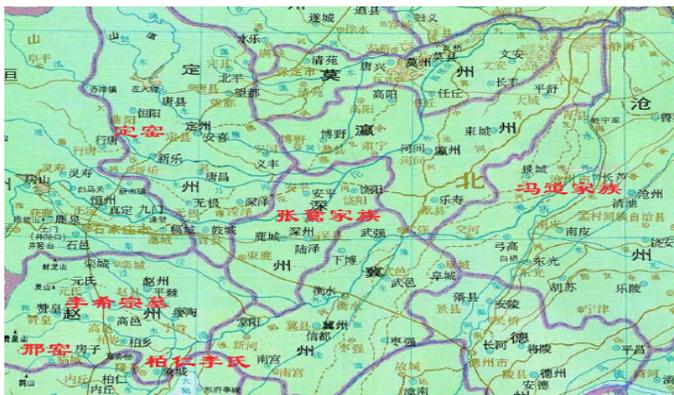
馮道生長的环境處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比較頻繁的河北地區，……他提出的“天恕”觀念，應當是景教影響的結果。 Dao Feng grew up in Hebei, an area of 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 . His idea of "Heaven's forgiveness" could show the influence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球體，表示皇帝替代上帝統治全球。兩位皇帝頭部之間有十字架。銘文由左下角開始，按順時針方向排列。<sup>5</sup>

南北朝時代，河北中部地區是外來民族的聚居之地，他們帶來了西方世界的宗教文化，也把他們的價值觀帶進了漢族社會。其中一些著名家族曾經活躍在隋唐時代的政治舞台上。著名的柏仁李氏家族，據考證是李唐王室的先祖，唐朝李氏具有濃厚的突厥血統。<sup>6</sup> 而深州張氏家族，是著名的外交世家，代表唐朝出使中亞和西亞許多國家。<sup>7</sup>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亞和西亞的手工業技術傳入河北地區，促進了當地金屬冶煉、陶瓷生產的發展，位於河南安陽的相州窯、河北內丘的邢窯、河北曲陽的定窯，都是非常著名的陶瓷產地，河北中部的雕塑藝術也是非常著名。



基於以上認識，馮道生長的环境處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比較頻繁的河北地區，他雖然熟讀儒家經典，但是不拘泥於孔孟學說。

他提出的“天恕”觀念，應當是景教影響的結果。

正面銘文：

DN (*Dominus Noste*, 我們的主上)  
IVSTINETIVAN (*Justin I et Justinian*,  
查士丁一世與查士丁尼一世)  
PPAVG (*Perpetuus Augustus*, 永恆的皇帝)

背面銘文：

VICTORI (*Victoria*, 勝利女神)  
AAVGGG (*Augustus*, 皇帝們)  
△, 第4發行所  
正面背面中央均有銘文CON (*Constantinople*, 君士  
坦丁堡的標準(黃金))  
OB (*Obryzum*, 印記)

## 二、從馮道思想看景教影響

要了解馮道的思想，須從他的作品入手。馮道存世作品不多，主要有詩兩首，短文一篇。儘管數量無幾，但影響卻很深遠。

先看他的兩首詩歌。

### (1) 詩歌《天道》<sup>8</sup>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這首詩講的是，明白了上帝存在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從容面對人生，力行仁義，扶植綱常。全詩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四句，勉人不需要為暫時的困頓唉聲嘆氣，因為人的命早已定好了；努力行善，不需要過於迷惘，因為愛我們的上帝在掌管明天。其中“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是家喻戶曉的名句，往往省略為“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後四句解釋這兩句名言的依據。因為有上天在，上帝要恩待那些一心行善的人。馮道用自然界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冬天過去，冰雪就會消融。春天到了，草就會發芽，細想其中的奧妙，是因為有神。這和《羅馬書》1章20節所講的一致：“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 (2) 詩歌《偶作》<sup>9</sup>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馮道是一個懂得數算恩典的人。一個人只要明白上天恩待自己，就會立即改變人生態度。

Dao Feng was a man who knew how to count his blessings. When a person found that he had received the grace of heaven, his attitude toward life would change instantly.

這首歌是要安慰那些處在危難試探中的人。吉人就是善人，行善之人自會有天相助。神從來就沒有離開，天無絕人之路。心中只要沒有惡念，走遍天下也不會有問題。但以理沒有被獅子吃掉，神的天使封住了獅子的口，原因是他在神面前無辜，在君王面前沒有行過虧損的事（但以理書6章22節）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神一定會保護他。縱然虎狼環繞，仍舊可以從容安眠。

此詩中的“道德”一詞，含義和今天不同，現代漢語中將“道德”“品質”連用，指的是人的品格。但是在中古漢語中，“道”就是上帝的法則，“德”是上帝美善之光進入人心而產生的回應，二字連用，指的是上帝的臨在（divine presence）。<sup>10</sup> 上帝的保守，叫人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假如心中沒有惡念，神的保守就不會離開你。惡念就是罪性，只有人的罪才會讓人同上帝疏遠，阻擋上帝的救贖和保護。

這兩首詩說明了馮道為何能夠在險惡的環境中處變不驚，逢凶化吉。上帝的保守是根本原因。

### (3) 《長樂老自序》<sup>11</sup>

馮道還有一篇流傳很廣的遺囑，《長樂長老自序》。馮道自號長樂老，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總結自己的一生，把心得留給子孫。在第一部分中，他首先數算恩典。

如果我們不了解馮道的信仰，我們會覺得這一段文字繁瑣不堪。其實，這正是全文的妙處。從這一大段敘述中，可以看出馮道是一個懂得數算恩典的人。一個人只要明白上天恩待自己，就會立即改變人生態度。馮道不厭其煩地敘述他個人和全家蒙恩的經歷，也是在勉勵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學習他堅持數算恩典的人生態度。

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為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願以久叨祿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焜，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祕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

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

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祕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祕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子可，自祕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祕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裡為孝行裡。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裡，奉晉天福五年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裡改為中台裡，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太尉鄉，中台裡改為侍中裡，時守太尉、兼侍中。

下面是全文的第二部分。他一再表明自己的感恩，因為上帝厚待我，我就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做一個誠實的人，就被上帝眷顧。因為上帝以厚恩待我，我死後也要歸到祂那裡，所以要薄葬。雖然他善於文辭，但是不希望藉此名揚後世，只是彙編起來，留給子孫，做個紀念。文章的結尾再一次表達感恩之情。

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闢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怒。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

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蘆蔭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於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諡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眾寡矣。

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盟，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閒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950年）朱明月（古代四月別稱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孝敬父母，忠心謀國，誠實無欺。這是馮道做人的三個原則。“臨人之道”，就是與人相處之道。在那個虎狼盛行的時代，難免不能十全十美，而得罪上帝的地方，都被上天赦免了。他經歷了很多艱難，但是結果都是祝福，就好像約伯一樣，後來的福氣超過了先前的福氣。最難的事是失陷外邦人當中，幾乎要在那裡淪落一輩子，但是神讓他回歸中華。這些事實說明，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上天的保佑讓我們戰勝艱難。他謙卑地總結道：不是因為自己多麼聰明，而是上天的保佑啊。

“曠蒙天怒”，“曠”的意思是很多，在很多的事情上經歷了上天的饒恕。馮道的誠實不僅反映在待人接物上，也反映在自己和神的關係上。上天饒恕我們，這才是我們蒙福的起點。馮道的人生經驗固然和自己良好的品行有關，但更核心的是：被上天饒恕，被上天保佑。

文章的最後，馮道再次表達自己的感恩之情。“奉身則有餘，為時乃不足”，意思是自己得到的遠超過了所當得到的。這是何等謙卑的話！

後周顯德元年（954年）四月，馮道病逝，享年72歲。又過了六年（960年），北宋建立，五代十國結束。

縱觀馮道的一生，貫穿了整個晚唐五代的動亂時期，在風雨飄搖的歲月中，馮道以自己的信心、愛心、智慧牧養了那一代的君王和百姓，成了亂世中的磐石。他的品格深深影響了北宋前期的政治家們，他們爭相效法。宋代政治出現了包容與和諧的景象，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待續）

作者原為考古學講師，現在北美牧會

註：

1. 陳宗清《天人之間——人格天對於社會與政治的意義》，《恩福》2006年，總21期。
2. 唐·於逖《聞奇錄》：“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為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佩金者及期而至，圍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圍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圍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圍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圍人曰：吾乃使君北門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他慮。言訖而去。”北宋·李昉（纂）《太平廣記》。
3. 黎瑤渤（徐秉琨，馮永謙）《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4. 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5. 夏鼐：《贊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幣》，《考古》1977年第6期。
6. 陳寅恪：《李唐王室血脈考》“今河北省隆平縣尚存唐光業寺碑，碑文為開元十三年宣義郎前行像城縣尉楊晉所撰，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拓本，頗殘闕不可謂。茲取與黃彭年等修《畿輔通志》壹柒肆《古跡略》所載碑文相參校，而節錄其最有關之數語於下：（上略）皇祖瀛州刺史宣簡公謹追上尊號，謚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張氏追上尊號，謚宣莊皇后。皇祖懿王謹追上尊號，謚光皇帝，皇祖妣賈氏謹追上尊號，謚光懿皇后（中略）。詞曰：維王桑梓，本際城池（下略）。案：李熙，天賜父子共塋而葬，即族葬之一證。光業寺碑頌詞復有“維王桑梓”之語，則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絕無疑義……”《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7. 李民舉《景教探索與紅學研究》，第二章《<游仙窟>內容辨析》。
8. 《全唐詩》卷737。
9. 同前。
10. “德”字最初在金文中沒有“彳”，是象形字，表示一束光自眼睛而入於心。孔子說，德者，德也。從外邊得到的東西。朱熹說：自明其德。意思是要把你從上天得到的彰顯出來。兩個人的解釋並不矛盾。我們從上帝那裡領受了真理之光，也要把真理之光活出來。
11. 馮道《長樂老自敘》，《策府元龜》（宋·王欽若編纂，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70。

# 從愚公移山到蜘蛛結網

——記第十五屆恩福北美家人退修會

曾淼



“你覺得溫暖嗎？”最後一天午餐的時候，特邀來賓劉哲沛律師這樣問我。

“你是說氣溫，還是心裡？”

“是心裡的感覺。”

“當然溫暖啦，每年都很溫暖……”

說到這兒，我腦袋裡飛快地閃過這幾年參加恩福退修會時溫暖到心水的畫面——莫非姐分享杜哥如何一路在背後支持她的文字夢，蘇牧師這兩年在《海外校園》的交棒和事工轉型……。家人們每每真誠地敞開自己的傷痛、分享成長的喜悅。

## 四年的變化

實在難以想像，這已經是我第四次參加恩福的家人退修會。

還記得第一次參會前，我跟薩林娜煞有介事地在房間裡把自己打扮得正兒八經，還進行彩排，互相給對方掐時間，以確保正式分享的時候不超時。幾乎是轉眼之間，我們都先後要畢業，而且薩林娜不僅手裡牽著一個娃、肚子裡還懷著另一個。

四年中，博士畢業的家人們都相繼找到了好的工場，分別在幾大洲的神學院裡任教；葛浩今年特別分享了他找工作的經歷，神如何奇妙地把他帶回到加拿大維真學院。

回想我第一次參退修會，在告別午餐上，不知誰提起了陳牧師和陳師母的愛情佳話，一下子勾起了

眾人的八卦心，大家紛紛要求陳牧師從實招來。那天陳牧師頂不住壓力，簡短勾勒了他們的故事，卻令在座初知詳情的我等小輩大跌眼鏡。時隔幾年，陳牧師今年在會上竟主動講起他與師母日久彌新的愛情，並且回顧他們是因著順服神而步入婚姻，如今結出“恩福”這枚果實，神的美意出人意料。陳牧師的坦率，不知是否是因適逢他們結縭三十週年有感而發，還是因面對不斷學習生命相連的家人，而盡情釋放。

走過了二十一年的恩福，這兩年也陸續告別了幾位骨灰級的同工。先是Jeffrey，後是訓智。今年退修會後不久，知道Sharon也要離開了。我第一次見到Sharon時，她說，“早年恩福接收的神學生我都得叫哥哥、姐姐，後來年齡就越來越小。自打李晶、馮賀生了小孩以後，我都可以做‘婆’了！”其實，即便是可以做“婆”的Sharon，看起來也比我們大不了幾歲。

已經離開恩福崗位兩年的Jeffrey，今年退修會仍然回來看我們。滿頭白髮的他跟我們講，他去做義工時，老師讓小朋友喊他“爺爺”。他聽了以後



多年前第一次聽到陳牧師分享恩福的異象時，覺得他在做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然而，這一次……她說，陳牧師……像蜘蛛在織一張大大的網。 When she first heard the vision of the Blessings many years ago, she thought that Pastor Chen was like the foolish old man in the parable trying to move a mountain. But this time, she felt that he was like a spider weaving a big web.

臉一板，說“什麼爺爺，叫uncle就可以了。”

四年的時間裡，我們竟然彼此分享了那麼豐富的人生軌跡。

## 織網的事工

這次有對特別來賓，放在手邊的工作，全程參加恩福退修會，就是劉哲沛律師夫婦。太太王蘭馨姐妹說，多年前第一次聽到陳牧師分享恩福的異象時，覺得他在做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然而，這一次當她和先生一起坐在恩福家人當中，聽大家分享時，她改變了想法。她說，陳牧師帶領恩福，像蜘蛛在織一張大大的網。



誰說不是呢！今年來參會的新家人李晉、馬麗夫婦，已經是恩福所支持的第40位神學生。已經畢業的恩福家人分散在亞洲、歐洲、澳洲、和北美，在教會、神學院、機構、學術、媒體等領域，繼續著各自的事奉。是恩福把我們集結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在長輩們的看顧與栽培下，學習、成長。

今年不知是什麼原因，愛光牧師、駱董、蘇牧師等幾位董事不約而同地講起自己的成長環境和信仰背景，也許是跟陳牧師所定的主題“傳承與創新”有關。坐在下面的我，彷彿在聽恩福“前傳”。差不多是在半個世紀前，神呼召了這麼一批人，不僅通過各種方式訓練、裝備他們，還把他們編織在一起，也將對中國的負擔放在他們裡面。

陳牧師詳細分享了他在研究神學上所走過的豐富路程。我想，要不是他有這樣的經歷，他怎麼會用那麼開闊的視野、寬闊的心胸來包容、接納這麼多各不相同、甚至有時反差很大的恩福家人。這樣看來，是神早早地織了一張更大的網，將這群神的精兵召聚了來。原來神才是那位“愚公”，早早地

啟動了“移山”工程。

每每想到，這些參與恩福異象的弟兄姊妹，很多是自己獨當一面、帶領團隊的，但是來到恩福大家庭的時候，肯放下自己的主導地位、留空間給其他人，就覺得這是何等美的一幅畫面。

這次陳牧師的分享中讓我尤為感動的，是他講恩福倡議人尤惠琮弟兄的那段。他說，以前他在靈糧堂牧會的時候，請他吃飯最多的就是尤弟兄。每次他們可以傾談幾個小時，尤弟兄甚至因為教會的光景而在牧師面前落淚。一個牧者能得著這樣屬靈上相互砥礪、生活上又彼此信任，可以掏心挖肺的會友，多麼難得。

被織進恩福這張網裡的我們，不知是否可在這一代看到類似神在前輩們身上的工作——在神國裡按著神量給各人的異象與恩賜，彼此連結配搭、同心建造。那將是我們蒙了大恩！

## 傳承與創新

“家庭”這個詞，今年高頻出現在大家的分享中。第一個晚上，愛光牧師的個人分享就很特別。今年藉著他父親的生日，兄弟姐妹的幾個家庭從四面八方來聚在一起。他說，父母年紀大了，他們兄弟姐妹也就開始把後事提上了議程。談話中，嫂子提起這個家庭的和睦，才讓他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確是蒙了神很大的祝福。

之後，幾位家人都提到夫妻或家庭一起事奉的挑戰。駱董分享說，自從他與太太共挑“區長”這根大樑，他在過程中就有很多新的學習。蘇牧師除了坦承今年讓他憂心的一些公共事件之外，還特別提到，隨著年齡漸長，他感到他們這一代要擔起家中“老祭司”的職分。

田玲老師在她發來的PPT分享中，也格外強調家庭作為一個團隊一起的事奉。她說，家裡只要一個人有服侍，全家就一齊上陣支持。劉陽夫婦在離開洛杉磯去香港事奉之前，也用視頻錄下分享的話，沈穎特別講到，他們把兩個小孩也視為事奉團隊，教導小小年紀的他們一起“和魔鬼打仗”。總之，“家庭”似乎是今年退修會一個特別突出的主題。

雖然經過去年盛大的二十週年慶，今年的聚會略顯冷清，但是仍然透露了不少的新氣象。恩福大家庭不僅有新董事蕭康長老的加入，還有一些有興趣參與恩福事工的弟兄姊妹列席。

最大的亮點，莫過於新神學生李晉、馬麗夫婦的精彩見證。他們剖析了在信仰的路上尋求真理的

# 火車奇遇——

##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信仰歷程



李晉

我從小成長在軍隊大院。在成長和求學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社會中為什麼有這樣多的不公？

隨著思考漸漸深入，我意識到所處社會的真相：不公正的社會制度，曾使千萬人因飢荒而餓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親人之間都要劃清界限，來表達對政治領袖的忠誠；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屢遭國家迫害；89年間，一大群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和市民，遭到軍隊以真槍實彈強迫驅離。

這一切迫使我有一種衝動，覺得自己有責任去了解、去改變些什麼。

### 成為政治自由主義者

2001年上大學後，我開始接觸到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潮。中國有一些獨立知識分子在這條路徑上探索，想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之

外尋找出路。

我從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和《動物莊園》，一直讀到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波普爾（Karl Popper）的個人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作為經濟學專業學生，我以為自己找到了社會問題的根源，那就是權力的濫用。

在官僚體制裡的人，通過權力的尋租來獲得巨大的財富；隨之而來的，則是社會的良心和道德慢慢衰落。權力成為普遍追求的目標。人們渴望自己擁有權力，同時又因懼怕權力而學著說謊。

因此我認為，最應改變的方向是：通過市場來保證每個人的自由。於是我成為自由市場制度的擁護者。

我開始帶領一些年輕學生閱讀哈耶克的《自由憲章》，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民主在美國》等等。我們瞭解到，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有其特定的背景，就是需要有法律的維繫，特別

（接上頁）

心路歷程，也分享了在破碎的家庭中尋求拯救和醫治的經歷。李晉說，在他想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時，他坐火車回鄉，對面的阿姨就送了他一本聖經，並且跟他講了很多見證。幾年之後，他去香港參加福音大會，就在火車上認識了馬麗。所以他說，“我人生中的兩件大事都在火車上解決了！”李晉、馬麗夫婦不僅譯著甚豐，還在城市貧困等社會議題上有著深入的研究。他們的加入，實在是為恩福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

陳牧師在他的主題發言中談到，屬神的團體，若要承擔時代的使命，就必須要走“創新”的道路。神是一切創新的源頭，祂不斷地在歷史中行奇事。因此對我們來說，創新最需要倚賴的資源就是神的話和神的靈。我想，我們若要在這“亂世”（陳愛光牧師語）之中面對新的挑戰，就必須不斷被聖靈更新，察驗神的作為，以致能快跑，跟上祂的腳步。✠

作者今年從維真學院畢業，回中國事奉

然而，過了一天，在我乘火車返鄉的時候，對面竟坐著一位基督徒的老阿姨。她送我一本聖經。  
But, only after one day, when I took a train going back to my hometown, a Christian old lady sitting opposite to me gave me a Bible.

是有憲政的支持。

後來的十年，中國逐步進入市場化。然而我看到，這樣的經濟發展不但沒有帶來對政府的限制，反而權力尋租的狀況愈演愈烈。

那一段時期裡，中國思想界出現兩種思潮：一派追求政治自由主義，另一派則維護官方的意識形態。前一個群體的思想言論曾經一度活躍，但不久之後就受到打壓；一些倡導人士被官方禁止發言，甚至遭受迫害。

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更覺得政治自由主義的可貴。我認為，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中主張的平等主義，在我們的社會裡應該得到實踐。

我堅持政治自由主義的立場，主要的動機是：其中可以找到人的價值，就是思想的獨立和自由。

## 開始思考人性與信仰

觸動我開始思考信仰問題的，是2001年的911恐襲事件。當時，我周圍很多大學生都為這個災難歡呼，讓我非常驚訝——這些人居然完全沒有基本的同情心。

他們會如此反應，是因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中，美國是中國的敵人。但諷刺的是，這些學生中有一些正打算去美國，謀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環境。那天我非常難過。

中國人這種對生命的冷漠，常被一些批判性作家描繪為這個民族的“劣根性”。我突然覺得，人性不像啓蒙運動作家們所描繪的那樣光明，而是有一種深深的幽暗。正是這種幽暗，使我們這個國家發生那麼多的悲劇。

2002年，我的人生陷入苦悶。一方面，我看到社會這樣不公正，道德淪喪，獨裁政府依靠謊言維繫統治，導致人心敗壞，我只能悲憤，卻無力改變；另一方面，我也為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我從最好的財經院校畢業之後，可以找份體面的工作。但我不願意只是為自己而活。倘若我要過順遂的日子，未來必定要說謊，過犬儒主義般的生活；甚至會幫助我所厭惡的政體。

那時，我讀到東歐流亡者和異議人士的書，如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我發現，信仰能給人力氣，對抗極權主義所帶來的恐懼和緊張。

我反思所讀過的西方政治哲學和經典，有一點是過去忽略的，就是人的價值和人性立足的根基——基督信仰。這是我們從小所受的無神論教育中所沒有的。

我讀《卡兒瑪佐夫兄弟》一書，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 Dostoevsky）對大法官的描寫，深深地震撼了我。他說：人們何等卑微渺小，卻喜歡權威、神蹟，滿足口腹才講德性，喜歡權威甚於自由；然而，卻缺少對上帝的敬畏。這段文字對我這個持無神論、懷疑主義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如雷灌耳。

我像瘋了一般想要讀到《聖經》，可惜在一般書店中無法找到。

## 成為基督徒

然而，過了一天，在我乘火車返鄉的時候，對面竟坐著一位基督徒的老阿姨。她送我一本聖經，並且向我見證上帝在她生命中何等真實。我驚訝於她經歷了那麼多苦難，仍有安詳、平安、喜樂。

我回到學校後，開始閱讀聖經。首先讀的是羅馬書。當我讀到“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3:23），就倍感受吸引。我發現自己驕傲自大，覺得自己是有罪的。

我一口氣往下讀，心中有一種平靜，如同浪子找到家的感覺。當讀到“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8:35-39）我止不住開始流淚，卻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平安。

## 值得付代價的信仰

2005年我剛去教會聚會，同時也交往了一位未信主的女朋友。隔一年，她的父母知道我的信仰後，認為這在中國沒有前途。他們要我在信仰和愛情之間做出一個選擇。我突然第一次真正發現，信仰和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是何等的寶貴。

面臨這個痛苦的選擇，經過幾天的禱告，我更覺得上帝在我生命中給我的安慰是如此真實。那天我正在查考腓立比書3:7-8：“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正默想這段經文時，女友給我打來電話，要求我做出選擇，我就對她念了這段經文。從那時起，我們再也沒有聯繫過。

那段時間，我經歷了痛苦和破碎，發現十字架

2012年的一天，當我讀到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時，突然眼淚止不住的流，心裡卻感覺到有一股喜樂甘甜的清泉在流動。我知道，這是上帝在我心裡賜下的一個印證，呼召我成為傳道人。  
One day in 2012 when I was reading the story of Abraham offering his son Isaac, tears suddenly streamed from my eyes. A feeling of sweet happiness flowed in my heart. I knew it was a sign of God's calling.

的道路是要付出代價的。而我在禱告時感受到了上帝對我的安慰，是如此的真實，我無法否認神。

2007年底，我去香港參加福音大會，在火車上認識了一位也去赴會的姊妹，她當時在美國讀博士，回國作論文的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兩人的成長背景、學術背景和愛好居然如此相像。經過一年多的交往，我們確立了戀愛關係，後來結婚，同心服侍主的教會。

## 不斷向上帝屈膝

信主後，我一方面對聖經有了更多知識，在肢體生活中也經歷生命的相交；另一方面，我的研究興趣也慢慢被對上帝的渴慕所更新。同時，我經歷了屬靈知識上的進深和個人更真切的悔改。

我一向認為，人的獨立和自由思想最為寶貴，但直到我明白人墮落之深——“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世記6:5），才認識到自己對罪的認識十分膚淺。我過去深受古希臘理性主義的影響，經過反思，我察覺到基督信仰和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差異：基督信仰的根基在於上帝的啓示，而希臘傳統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這兩個體系開展出來的世界觀，對人性的解釋截然不同。

我相信，唯獨上帝的恩典能讓罪人認識祂。正如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所論，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認識上帝並認識自己，但人因為不認識神而墮落成為有限的罪人。相比之下，理性主義實際上將人高舉為上帝；但又因為人的差異性，造成只有某些人可以通過隱晦的教導認識真理，即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中談的。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其政治觀念史中也總結到，人類的觀念歷史，不過是基督信仰和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的衝突，甚至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等，也不過是諾斯替主義的翻版。

當我越來越認同聖經所指人全然敗壞，理性也需要神的光照時，我才認識到相信個人的謬誤。

正如華菲德（B. B. Warfield）指出的，世界只有兩種信仰，一種是相信的信仰，

一種是行為的信仰。前者就是基督徒真正的信仰，他的理智、內心和意志不斷向上帝屈膝，只能用這種態度思考，感覺和行事，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這樣的轉變是我信心的里程碑。

## 蒙召全職服侍

2010年我的妻子拿到博士學位，我也在進行博士研究。我們一心想要在學術界服侍國內的弟兄姐妹。2011年有個基金資助研究中國社會和信仰，我們夫婦開始了三年的田野調查。我們在對家庭教會進行訪談時，發現他們面臨一些問題。

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由於外在的逼迫，信仰成為一種私密化的形式，帶來以下現象：（1）教會不重視建立聖經秩序的管理模式，通常是靠帶領人的個人魅力來影響信徒，而他們的神學訓練普遍不足。（2）教會聚會不公開，成為一種“正常”模式，容易出現偏差的教導，甚至異端。（3）教會生活和日常生活割裂，很多人將信仰當成小團體的活動。（4）雖然越來越多高學歷的中國基督徒興起，但大部分人不看重用聖經回應時代的需要，很少有基督徒學者以純正信仰的立場來回應社會問題。

這些現象造成兩個結果：（1）教會不出現在公共領域：信徒只看重教會內的關係，對社會的苦難和需要則視而不見。（2）教會深受世俗化的影響，僅僅成為信徒心理安慰、交際的場所。

在訪談過程中，上帝藉著弟兄姐妹的經歷不斷提醒我們，並改變我們的生命。有一位傳道人的話深印在我心中：“俗話說，人往高處走，但是對於我們基督徒，應該是人往低處走，謙卑下來，去服侍那些上帝的子民。”非常奇妙的是，我們訪談的對象中，居然有一位傳道人幫我聯繫到10年前在火車上送我聖經的那位阿姨。這些都讓我們經歷到了上帝的護理。

2012年的一天，當我讀到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時，突然眼淚止不住的流，心裡卻感覺到有一股喜樂甘甜的清泉在流動。我知道，這是上帝在我心裡賜下的一個印證，呼召我成為傳道人，去直接服侍祂的百姓。這經歷成為我進入神學院的序曲。

服侍上帝的教會和祂的百姓，是我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在弟兄姐妹中與他們一同喜樂，一同盼望，一同成長，對我而言，世上沒有比這更值得嚮往。

作者今秋成為恩福神學生，在加爾文神學院攻讀博士



(接封底)

## 災變的警訊

### 1. 經濟泡沫化

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挺住不倒，竄升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繁榮的表象之下，充斥著人為的炒作。終於，一手遮天的政府頂不住了。2015年8月上海股市崩盤，瞬間引發全球股災。其實，普世經濟節節上升的榮景不過是人們一廂情願的幻象，各種潛伏的危機隨時可能讓這希望泡沫化。

### 2. 政治極端化

世界各國馬首是瞻的幾大列強，除了不斷在軍事上互別苗頭之外，對自家的矛盾和問題往往束手無策。在即將進行選舉的幾個國家，廣受大眾歡迎的候選人多半立場強硬、主張極端；倘若這樣的人主政，社會上和國際間的衝突勢必升高。

### 3. 恐怖行動全球化

伊斯蘭國、博科聖地等恐怖組織，在中東和非洲的擴張無法扼止。他們號召全球不滿分子加入，並鼓勵他們「就地聖戰」，在歐亞澳等洲製造爆炸事件，煽風點火。難怪從去年開始，就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已零星開打」的說法。<sup>1</sup>

### 4. 地球暖化

地球的環境也在惡化中。今夏美國加州與華盛頓州破紀錄乾旱，幾百處森林大火此起彼落，難以撲滅；阿拉斯加的野火範圍比往年大了幾倍，已經燒去五百多萬頃，足以改變該州地貌。這只是兩個例子。全球暖化的陰影揮之不去。專家警告，新一輪聖嬰現象已漸生成，將使東南亞、南澳州、菲律賓和厄瓜多爾少雨多旱，美國西部大雪暴，巴西高溫乾旱、墨西哥洪水泛濫。

## 基督徒受逼迫升高

每天的新聞更令基督徒揪心。

敘利亞境內一些少數民族，在第一世紀就已信奉基督教，然而近日伊斯蘭國入侵，不僅強迫當地人改變信仰，更將男人集體處決、婦女變賣為奴、孩子充當娃娃軍。

根據福音機構「敞開的門」(Open Door)調查，近年來全世界基督徒受迫害達新高；最嚴重的地區為中東、印度、北非、朝鮮等，中南美、亞洲也有中等至零星的逼迫。

明年(2016)將是美國建國240週年，但這個以基督教原則立國的國家，保守的信仰卻不斷被邊緣化。今年6月26日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顯示時代潮流已經徹底取代聖經，主導人們的思維。有些研究末世的聖經學者認為，這個決定讓美國「跨過命運的決定線」，喪失了神的祝福。<sup>2</sup>

華人基督徒還有另一份擔心。自從2014年春

溫州教會驟然遭強拆十字架，至今浙江各地已有一千兩百間以上教會受波及。而今年7月1日通過的《國家安全法》，覆蓋面甚廣，其中對「干涉境內宗教事務」的關切，讓港澳台的教會提高警覺。對中國政教關係敏感的人莫不以為，現今大陸教會所面對的壓力，為近三十年來最大。

## 血月的記號？

對相信時代主義的基督徒而言，今年9月別具意義。因為2014和2015年的連環四血月(月全蝕)分別出現於猶太人的逾越節與住棚節，最後一次在9月28日。這現象幾千年來僅發生數次，而這兆頭出現，總有大事臨到猶太人。因此，今年可能以色列將有驟變。

他們認為，美以關係的冰冷、伊朗核協議的妥協，顯示以色列面臨的威脅陡升。按他們對啓示錄的解釋，這將引致大災難及敵基督的出現，全人類都將受影響。

## 如何過冬

耶穌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時，羅馬政權仍穩固，猶太社會也頗安定；但主卻指示門徒，未來必有災難，他們當預備面對末世的危機。<sup>3</sup> 分析這段教訓，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五方面的啓發。

第一，不要以為眼前的繁華能持續。門徒欣賞聖殿的雄偉，耶穌卻指出，必有一日聖殿會徹底遭拆毀。第二，要留意警訊。「無花果」是猶太人的象徵，神在祂選民中間的作為，與世界的末了有一定的關係。第三，我們在世上當盡管家的本分。萬事都屬於神，我們的才幹、機會並非自己的本事，乃是神的恩賜；因此我們要以智慧管理時間和資源。第四，災難臨到可能出乎意料。世人吃喝嫁娶，我們也同樣過日子，但心態不一樣。一般人的心思與期盼都在世上的事，神的兒女卻當隨時預備迎見主，因為末日耶穌必定再來。第五，我們要恆心行善。神是慈愛、良善的，因此我們要顧念有需要的人。綿羊與山羊的審判其實並非針對行為，而是因善行能反映人的信心。

自從罪惡進入世界，地便生出荊棘，第一個家庭夫妻反目、兄弟相殘。<sup>4</sup> 因此，倘若世局再度陷入艱難，亦不足為奇。試煉能驗出比金子更寶貴的信心，讓人得獎賞。我們若必須面對寒冬，也有神的美意！

註：1.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多次在演講中如此說。

2. 見2015年9月的Charisma雜誌封面文章「末時真的近了」，32頁。

3. 見馬太福音24, 25章。

4. 見創世記3章。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面對寒冬 蘇卿

今年的冬天是否會很冷？肯定有些地區會特別嚴寒，超過往年。

七十年前，全世界彷彿走過一段漫長的寒冬；奪走超過七千萬人性命、歷經數年的殘酷大戰終於結束，和平臨到。2015年好些國家舉辦盛大的紀念活動，要人不忘戰爭的可怕。只是，曾刻骨銘心經歷那段苦難的，如今只剩為數無多的耆老。

戰後出生的人可謂活在萬物復甦的春天。近幾十年，日子更彷彿是繁茂昌盛的夏日、安舒豐盛的秋季。然而，隆冬的腳步似乎又在靠近了。習慣生活在溫室中的戰後兒女，面對未來日趨寒冷的漫漫冬天，應該有所準備了。

(轉封底裡)